

泥土社

泥

土



4

社藝文土泥 者輯編

社藝文土泥 者行發

社分平北社版出外中 處管經總

號三二甲街安長西

土 泥

輯 四 第

版 出 日 七 十 月 九 年 六 十 三

## 詩人一論

致約翰·克利斯朵夫……

城市的呼喊(詩集)……

工作(小詩小集)……

遭遇篇……

祝福·寫給牧青……

鋼底祈禱……

阿壘(四)

冀沓(六)

化鐵(七)

朱谷懷(二四)

劉珈(二五)

嚴炎(二六)

卡爾·桑德堡  
雷 楚譯(二六)

## 詩

### 文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

從「飛碟」說到姚雪垠底歇斯里的

路邊的談話(小說)

鳳仙花

希望(雜文集)

毒魚書(雜文)

墮落的戲，墮落的人

一個色情的彩棚

「馬凡陀的山歌」

大的目標一致

向遠方

求友與尋仇

碉堡

初讀(十二)

阿壘(十六)

路翎(二十)

路翎(二二)

舒蕪(二八)

賈飭(十一)

杜古仇(二七)

灼人(二九)

吉父(三〇)

葉北岑(三一)

石岩(三三)

舒蕪(三四)

傅銳(三五)

封面(潘仁：住在都市背面的人們)

補白·編後記

# 詩人——論

阿 垞

## 一 莫 沅 片 論

悲多汶的臉型，亞熱帶的性格，熱情然而蘊蓄。鬢曲不整的頭髮，排列不整的牙齒，隆凸的額和深陷的眼睛取得平衡，突然會射出明亮的光來，細看，光又深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常常的，莊嚴的一臉的怒容；這種怒容是很單純的，但是是堅持的，有的時候顯得彷彿愾了似的。這種單純往往為朋友們所奇怪。一種單純的認識，常常作為他激怒底尺度，而且能够保持很久。

有一個冬天，我在戰時國府前路上和他相遇。一身並不太壞的西裝。但是是怎樣一身並不太壞的西裝，夏季的，青嗶嘰質料的！沒有更厚的衣服了，也沒有更多的衣服了，似乎為了去見一個同鄉，似乎為了求業，他才有這麼一個必要在服裝上冬行夏令的。那個時候，我們好像還沒有互相理解到完全信託的程度，他是那麼禮貌地，我也是，一握手而別。手，那麼灼熱，並不凍冷呢！他底縮瑟的，然而不如說是抖擻的神情，和那麼灼熱的手，給了我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引起了我底一份無從說起的悲涼。

他在冬天躊躇而行，他底手中有火，他底熱情和他底體溫抗拒一切和發動一切。

這也正好是他之為人，正好是他底詩吧。

以才華而論，或許他是比較他底同行的若干詩人會更有遜色的；但是假使是在正義之上，他就全然不愧為眾峯中巍然的一峯，而且是極勇壯的一峯。

人的單純和詩的單純，使我們讀的時候能够直接地被他所襲擊，就如同狂風來了似的。多麼誠實的，不必假借任何色調和任何樂器的。

他是嗜好音樂的，那是詩的姊妹。假使不是中學時代他有不合法的活動，假使不是一踏進了音樂院底門檻就巧遇了過去處於敵對地位的一個先生，或者，他會為我們作曲了吧。其實，他底詩，也已經是我們時代一種「英雄交響樂」「命運交響樂」和「悲愴奏鳴曲」了，那戰鬥和狂獸的節奏，那正義向不義的舌戰，那野蠻底必亡和光明底再生的預言。在那小鎮底江岸一角上，在那黃檗樹葱蘢的濃蔭下，他和幾個朋友，多少興奮地借到了唱片，喜悅地聽着悲多汶，夜的太空，密佈着暢茂的樹影和晶瑩的繁星，稍遠的地方，浩浩蕩蕩的江流熟睡的巨大一樣發出強壯的波濤的轟擊。

和別人不同，他底詩，有着牠底間息的特別的發期和花期，並不是那麼長流不斷的。忽然寫得很不好，而又突然會極好。他底好詩，往往是在新的政治逆轉的形勢激怒了他的時候寫下來的，這一件事，是很明白的。他底詩，這樣自然要是一種盛怒的詩。他不善於身邊抒情，而慣於政治控訴！

但是他底怒容會是那麼一種憂傷，好像一下跳到絕望的深淵中似的；雖然，這不過像人底童年中常有的那一類惡夢，一驚就醒來了，笑了，還是為了發育，而且發育了。例如「生命」那一首詩，有一個和這個詩底風格完全不稱的句子，被刪節了，為了解他的緣故，那却很重要的。

我們都是徒手而且垂着手。

政治！這是政治！絕望得很的政治！

但是相反，他底手祇有舉了起來；他是始終舉着他底詩的怒拳的。

這他能够垂着戰鬥的手，就此聽命於政治了麼？——  
他徒手，但是我現在還分明感到他一握的灼熱。冬天，單衣，他是一個燃燒的人，有着高度的體溫的人。

一九四七·四·八。芥生館。

## 二 化鐵片論

由於量底不多，雖然質底強大迫使了人不得不向他注視，到底也沒有好多人注意他和他底詩呢。不容易寫，也不輕易寫，這樣就決定了他底產量，也決定了詩中的密度。

一個傭人的兒子，一個寄養的孩子！失去了父親以後，大地就是他的父親，沒有兄弟，異姓就是他底兄弟，傷害使他頑梗，貧窮使他成長，昂然自負的頭顱，神經質早熟的性格。

記得，和他開始通信的時候，他這樣向我寫過：我是用我底小尾巴在後面拼命驅策自己前進的。在R·L和一個同事起了衝突受了擊傷以後，他又這麼說到他自己：我是一枚小釘子。

他沒有讀過什麼書，——我是在說，他沒有讀過國定的以及販賣的教科書；他讀的是生活，讀的是世界。我是在說，他不是一般的一模一樣的知識份子，用不到向他講學院文法的；要講，和他講講在文化上語言從何而來和有何用處吧。然而我們這市場的詩人們，却如此講究着飯後文法，似乎詩祇是一本完備的秀才夾帶而已。爲了「歐根·奧尼金」和「牠類」的一些所謂錯誤，普式庚也會經大大地爲「作嘔聲」之物吠叫過了。「暴風雨岸然轟轟而至」，這是一首不顧人眼的詩，在第一次編好之後，立刻成爲不許發表的作品之一。這一點上說，似乎看守地獄堡門的那匹三頭狗倒是明眼之人，要比我們底號稱進步的詩人例如柳倩之流更爲重視這一首詩了，更能懂得這一首詩了。根據柳倩底詩之文法，那這一首詩，一開始題目就不通了，「岸然」，嚇，What Part of Speech——

「岸然」，這是一種從生活而來的性格和力量，一種從戰鬥而來的風

姿和氣魄，以及在詩，是美學上的凸起，在語言，有文字學上的凸出。難道需要國文教員出來庸俗而昏聩地改一改，改做「渺然」嗎！「渺然」的暴風雨，那是這個世界絕不會有的；那是侏儒的人，薄弱的詩，那是「柳」，而不是「鐵」，——特別不能作爲人民戰爭的史詩，特別不是預報革命勝利的氣象學。

他底詩，我祇看到發表了三首，祇有這麼多，這一首之外，有「他們底文化」，還有一首「送C君」。一寫出來，一發表出來，不管數量如何，就受到了檢察官和成名詩人底兩面夾攻。假使那是一勺的水，牠能够攪起什麼風波來呢？一個原子，原來是不可察見不足重視的世界微粒，然而今日的原子彈却儼然威脅了人類。當前的化鐵的詩，誇張一點說，就好像這麼一種戰畧兵器吧，不論質底實在微小，儘管放射着能量底異常強大。那麼，老爺們底禁止，柳倩們的反對，不過由於他們底發覺不安和蒙昧無知而已，正好證明了這少量的詩底價值而已。

詩人是人類的赤子，而詩是無邪的語言。那麼，他有着擁抱人類的巨心，他有着突入理想的強力，他有着年青的希望，他有着嚴肅到使自己也入肉作痛的生活要求和生活態度，他有着雄辯的特別的文法，他有着天氣預報的不凡的美學，他有着發於無罪而被虐待的人底岸然的胸部的轟擊，——那是萬竅怒號的世界之聲，人民戰爭異軍突起之聲！

不是麼，他在肺結核菌底侵蝕中這麼吐了出來他那鮮血的微絲。這類鮮血的微絲，是從那種生命被壓迫和損害的胸體不得已而流出的，產量不多，然而嚴重的性質却不同於一種嚇人而已的頭破血流。這是生存權在被毀壞而人底生機又在蓬勃展開的一場戰景。——這樣的人和詩，自然不是近視眼的革命紳士手抱溫室中的好夢所能够理解和嗜好的了。這是，二個詩人象爲了全體人民，一首詩代表了一部血戰。是的，他要嘔出心肝乃己的，爲了他底青春和祝福吧。

一九四七·四·九。芥生館。

無條件地爲人生上的戰士者，才能有  
條件地爲藝術上的詩人。  
——胡風

# 致約翰·克利斯朵夫

吳 芳

兄弟，我是你底兄弟，  
約翰·克利斯朵夫呵！

我和你，是這樣的遙遠，又是這樣的親切，  
伸出你底手，攬着我吧！

我要像你一樣：

肩負着以最大的真誠換來的最大的痛苦

不要成功也不怕失敗地叱咤你底腐爛的歐羅巴

傲岸睥睨一切有着高貴的血統的王公大人和衛道的聖者們

和在節場上發號司令其實不過是魔術家的大英雄

和在沙龍裏當着美婦人面前自封爲勇敢的騎士的花花公子

賜開那樣的榮譽，戳穿那樣的道德，扯毀那樣的法律

把動不得也批評不得而只准一例地給予崇拜的藝術形式踩在腳下

踐踏得稀爛

點燃照徹着痛苦的現在也照徹着泛濫了光輝的將來的熊熊巨燄

照着你自由在地大踏步走過去——

走過堅強的德意志呀，走過熱烈如熾的法蘭西呀，也走過獨享着

地中海那般明淨又溫暖的義大利呀，我要走過

我所愛的我所苦惱的今天的

中國！

約翰·克利斯朵夫呵！

你是理想主義者，好的！

你是個人主義者，好的！

你是英雄，或者新英雄主義者，好的！

敢於流血的，是好的！敢於流淚的，也是好的！

敢於大聲叱咤的，是好的！敢於像頑石一樣沉默的，也是好的！

只要是真實的，都是好的！

只有真實的才是能够戰鬥的！

能够以短兵相接的戰法擊垮敵人固然是一種光榮，

而在孤注一擲的惡戰中潰敗在敵人手上也算不得侮辱的！

約翰·克利斯朵夫呵！

我要追隨你——在你底火焰的旗幟下，做一名小小的縱火犯，

在中國

縱火！

燒毀一切你所燒毀過的而在中國是存在的，也燒毀一切你不會燒毀

的而在中國是存在的，也許我不能像你似的得到最大的驕傲和最大的勝

利，

但我懂得：戰鬥是爲了勝利，戰鬥却並不是勝利，

正如你一樣，怎麼知道你會在戰鬥中勝利？

又怎麼知道：現在你已經勝利？

不要成功也不怕失敗地戰鬥下去吧，

約翰·克利斯朵夫呵！

在這一點上，我將完全和你一致：擁抱未來，擁抱希望，擁抱幼小

者！

而希望與絕望是這樣的不相同，又是這樣的相同呵，

如果我在絕望裏還看得見希望，自然很好，

否則就在絕望裏不侮辱自己，給自己安排一個有聲有色的結束，也算

不得不好！

——只要不是以投降去邀獲敵人底恩寵和饒恕，勝利或者死，質量與

質量是完全相同的！

約翰·克利斯朵夫呵！

憑仗着你底光輝的存在，

這總該不是給英雄蒙上了那怕有一點點的羞恥！

(四七年四月九日在奧陸購·)

## 城市底呼喊（詩集）

化 鐵

### 暴雨兩岸然轟轟而至

風走在前面，前面。

現在，雲塊搬動着。

從天底每個低沉烏暗的邊際，

無窮盡的灰黑而猙獰的雲塊底轟響，

奔駛而來，

以一長列的保衛天底真實的鐵甲列車

奔駛而來，

更壓近地面，更壓近地面，

以陰沉的面孔，壓向貧苦的田莊，壓向狂嘯着的森林。

無窮盡的雲塊底搬動，雲塊底破裂，

奔駛而來，

從每個陰暗的角落里扯起狂風底挑戰的旗幟。

風走在前面，前面，

向搖擺的綠色的稻子報着信，

向溫馴的水牛底黃色大眼睛報着信，

向農民們報着信，

從破朽的茅草屋頂掠過，

揭去茅草，向里面的蓬着頭髮的結實而苦惱的農婦報着信，

向流着鼻涕的婦底飢餓的兒子們報着信，

向山嶺打着招呼，

向黑色的森林，使它發着歡樂的躍跳，

向河流報着信，

向正在河岸上搬運貨物的赤裸的小夥子們報着信，

讓渾濁的波浪追逐着波浪，

向一切它所愛着的東西報着信，

親切地報着信，狂暴地報着信……

於是

幾根灼燒的電火突然攫了一下，奪去了天。

從急馳着的雲底牙齒縫里迸出，照亮。

一列天之運煤的鐵甲列車放倒了，

嚇住胆小的女人們，

嚇着正在關着窗戶的富人們，

從地裡爆裂出來，從天上轟響而來，

把完全憤怒了的黑色的沉重的雲，壓得更低，壓得更低！

然後，雨

以它千萬隻顫慄的手指，

敲打着玻璃窗，

敲打着茅草蓬，敲打着河邊翻過來的船底，

敲打着在桿子上懸掛着的飄動的旗幟，

花花花，是冰冷的理智的手指，

是昇華的人底甘露啊！

隨後，一個大的破壞在地面開始了。

舊的脆弱的折斷在風底急浪里，

山洪從地底爆發，響應，

河流崩潰，

古老的房屋搖動，吱吱地響了——

讓地主們從被窩里伸出頭來，想着他底谷倉，  
好呀，一個大的破壞在地面行進！

晴，晴！

暴雨不過是一次酷熱的結果；

沉悶的電子磨着牙齒，

輕快的雨粒底碰擊，

原是從地面升起，

現在從天際蜂擁奔駛而來。

晴，晴！

在暴風雨底後面原有溫暖的像海水一樣的藍天，

還有拖長着身體的柔美的白雲，

還有雀鳥，

還有太陽底黃金。

### 城市底呼喊

這是節日嗎，

或者竟不是，

在中國會有什麼歡騰的假日呢！

這城市，

你看它，燈火燦亮，

到處揚起呼聲。

納涼的人們懶惰地躺在門口，

搖着蒲扇。

這羣大儒們，

他有什麼資本躺在那里唉聲地哼着別人的事情？

我討厭他們！

這是炎熱的七月的夏夜，

我淌着汗疲敗地踏過這城市輝煌的大街和它骯髒的小巷，

想去找尋我的真理和力量。

有時我抖擻，有時我頹傷。

我並沒有大聲地叫喊，

也從沒有想着要大聲地叫喊；

從他的遠祖起，

我們的人民就早已慣於沉默地生活。

我們的人民，

是的，我們的可愛的人民，

你是怎樣地在屈辱里面度過你們的一生？

在這個城市里，

一個警察就可以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一個車夫底坐墊被一個驕傲的警察奪去了，

他咆哮着，並且挨了一棍。

在這一天里他就很難收入一張紙幣，或者能吃到一頓晚餐了；

但有誰會想到，

那精神上的凌辱和壓迫，

是怎樣地使人沮喪；幾乎將要喪失掉了希望底勇敢。



那個鐵匠舖里的學徒在電燈光底下揮動工作的鐵錘，  
 裸着瘦小的脊背而遍身流汗地烤着鍊鐵爐火，  
 ——上帝在試驗着他們。  
 從今天的天亮做到晚，  
 他應該完全疲敗了吧！

那隔壁的窄小的裁縫店不也一樣，  
 他們常常整夜地睜着血紅的眼睛，  
 工作的燈一直靜靜地燃到夜深。

豆腐店和洗作房也亮着燈光，  
 人全都赤膊着和那匹推磨的驢子同樣地工作，  
 一個小孩挨打了，哭泣着逃了出來，他的老闆追着他，  
 他揩着眼淚，孤獨地站在街邊，委曲地哭泣，  
 爲什麼要哭泣！  
 不要哭泣，回到你的工作上去！

各處都有燈光，  
 到處都有呼喊。  
 啊，你看，善良的人們全都堅苦地整夜工作。  
 就是因爲這樣，  
 你在他們的臉上看到了什麼？  
 是疲敗的麻木，  
 還是侮辱底忍受？

在一個十字路的街角，  
 無線電已經唱完了最後的黨歌，  
 馬車夫和他的馬睡在一塊，  
 幾個擦皮鞋的小孩也捲曲地睡在那銅像底蔭影下面，  
 那是甜密的蟬聲，

上帝的光輝佑護他們。  
 應該安睡，而且要睡得很好。  
 在明天早晨睜開焦渴的眼睛，  
 去迎接那新鮮的太陽。

我決非一個人道主義者，  
 也更沒有幻想還有一個奇蹟的世界。  
 但這樣的生活，這樣的人民，  
 確實是互相地領導着另外一個「歡樂」的世界的。

理想主義是好的。  
 （「可愛的，善良的人！」）  
 但爲什麼一定要用牛奶的河流和糖果的街道來塞滿這個世界呢？  
 我們的人民誰都不是懶惰者。  
 即使是最少的糖果，  
 我們也都不要。

屈辱的生命！  
 啊，你聽，這城市所以騰起呼喊，  
 是痛苦的，也是歡樂的生命底呼喊。

有時候是高爽的秋天，  
 枯黃的樹葉從各個樹林子裏飄落；  
 有時候正是歡樂殘酷的冬季，  
 各處吼叫着狂暴的風雪，  
 房屋和道路，  
 城牆和鐵軌，  
 這城市蓋滿了白的雪了。

街道空曠了，  
夏口底叫曬也沒有了，  
房屋透露着人世溫暖的燈光。  
是心曠神怡休息嗎，  
還是這城市底威嚴被大自然底威嚴壓下去了？

路口上雜貨店裏的那個小姑娘坐在櫃台後面，  
她靜靜地編着手套，淒涼地傾聽着這城市底聲音。  
這城市底輪廓，在她幼稚的心裏是什麼呢？  
是這個世紀底歡樂和狂暴嗎，  
是什麼強力的火花震撼着這破舊的屋宇嗎？  
多麼沉重的雪啊！

我貧窮古老的中國，  
誰還對你留戀呢？

是城市底主宰者嗎，  
那些官吏們？  
他們是權力和金錢的迷戀者，  
他們是希特勒的子孫。

這城市，  
是充滿着各種過着他哲學生涯的市民們的。  
他們雖然僅祇佔着卑微的職位，  
或者祇是經營着一片可憐的雜貨店，  
祇要一句上司的讚許，  
就足夠他在這一生裏都覺得活得光榮而有意義。

一個從外省來的流浪的中學生，  
可憐而無助地住在他的親戚家裏，

艱辛地終於在政府機關裏找到了一個卑小的位置。  
他不久就對這城市投降了；  
那曾經旋迴在他年青的心中的驚異，和美麗的幻想，  
那曾經激起他充滿了感激的崇高的理想和熱望，  
不是完了嗎？

他再也不是他自己所夢寐的戰鬥的英雄和偉人了，  
他祇是一個小官員。  
這可怕而殘酷的城市啊！

假若不是靠了這種哲學生涯的支持，  
他們怎能毫無痛苦而且善於陶醉！  
他們事實上祇是貪懶而愛好虛榮的一羣。

戰爭會使這城市甦醒，睜開過它中庸主義底朦朧的睡眠嗎？  
或者有過激動、瘋狂，如同那個外省來的青年人？  
也會有過一支人民自己的軍隊打從大衝中衝過，  
他們的隊伍雖然破爛而極，  
但却揚溢着新生日光輝，充滿了堅忍和自信；  
他們的槍枝碰擊，他們將點燃火砲，  
而重新扭亮全城的燈光，燃起這世紀底歡呼？

啊，這城市連同它的國家是過於蒼老了。

不管是美麗的晴天或是雨天，  
那頹廢而頹長的城牆，  
祖先底幽靈似地環抱而控制着這個城池，  
哈，哈！

這殘暴的老人用他乾癟的手指摸撫他的得意的兒孫，  
在多少年以來，他是在殺戮和囚錮他的人民啊！  
他使人們變得懦弱而胆小了。

滾開吧，我討厭你們，而且  
憎恨你們，毫不憐憫。

決不想向你講述「自由」，「理想」，或者是  
其他，一個雞蛋的事情。

哈，哈，哈，哈！

我祇想大笑！

即使你們用你們生命底喪失，

即使你們用你們城市底毀滅來換取，  
我也不能使我相信這世界就要復興。

那靈魂美麗，正直而沉默地戰鬥的人羣，

我尊敬而親愛的

庸辱的生命，翻身了呀！

有交響曲在奏鳴，

有轟然的呼喊在這個世紀裏騰起！

城市在旋轉，

光亮在上升。

在中國，會有什麼歡騰的節日呢！

你看，要讓它騰起雄雄的巨焰，

要讓它驚皇失措而且瘋狂，而且

發出生命底歡欣的呼喊！

哈，哈，哈，哈！

——一九四七，八，八，  
城市底邊緣。

## 蟲魚書

賈訪

一  
屎蟻螂在水坑裏打一個滾，居然也是衣冠齊楚，向人誇耀起自己的整潔來。

人們却都知道牠是從大糞裏爬出來的。

屎蟻螂的命運是「大濟」，飛得滿天都是。

## 二

世界上有一種動物叫「泥鰍」，是生活在泥水坑底爛泥裏的，有爛泥坑的地方，也就有泥鰍，數量也不算少。却並不受人注意。

這種動物的性格據說却是最倔強的。因此，縱是在爛泥裏，仍是「甘樂洩洩」，強放在清水河流裏，反倒有些不慣，甚至不能生活，最富同情心的詩人，頗為牠們的生活揚眉，替他們設計一個美妙的生活環境，泥鰍却到底不離開爛泥。詩人謂然而嘆：「奴性太深！」

——江河裏，海洋裏，為什麼沒有泥鰍呢？

泥鰍或者根本是要不得的，世界上却偏有許多爛泥坑，供他們生存，繁殖。

## 三

腐肉爛西瓜皮上的蒼蠅是不大容易趕得掉的。這邊趕，那邊來，甚至死叮着不放，實在強韌得很。牠因此博得了不少的好評，如像「忠實的戰士」之類。

蒼蠅執着的只是腐肉爛西瓜皮之類的東西，好的潔淨的，却不見「強韌的」的追求過一次。因此令人懷疑，蒼蠅的手法，恐怕是和腐肉之類一樣卑鄙的。

於是有人說：蒼蠅畢竟還是蒼蠅，不是戰士。

## 文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

初 續

### 一個并不微小的事件

北方幾個較大報紙的文藝副刊爲沈從文所主編或代編的事實，很早就聽人說過，他身邊成日圍繞着一羣囉囉們怎樣在自吹自擂的情形，我也是畧畧知道一些的。但很慚愧，這些作品除了偶爾見到過它們的影子以外，却一直没有拜讀過。理由很簡單，對這些天才們的天才的作品，沒有足夠的勇氣和魄力讀下去。最近有一位初學寫作的朋友灼人君，抱着滿腔熱情將習作寄給沈從文，希望從他能獲得一些指示的意見，而沈從文却隨着自己腐爛了的理解，將作品篡改得違反原作精神而發表了。作者因而痛苦、憤恨，痛苦于自己找錯了人，憤恨于編者的強橫和無知！這是種非常可貴的嚴肅的人生態度創作態度，如果一個仍有一分良知和責任感的編者，是應該如何痛加反省改正過失，而沈從文却反責備作者太認真「太愛好」自己詩作，經過一番「有人以爲對，有人以爲不對」的狡猾的辯護以後，反要叫作者保留到「十年二十年後」去判別是非。這是件並不微小的事情，它使我硬着頭皮從朋友處借來了許多「文學週刊」和「星期文藝」，下決心通讀了一遍。這一下我的驚異却非同小可了。我想任何人，在他發現他周圍已經出現這麼多「天才」

的大詩人，而自己却連大詩人們的名字都沒聽過的這一件事實的時候，對自己的淺陋而不感到驚異的，大概是不會有的吧！于是我帶着冷酷的沉默，壓迫我的心靈在這些「詩人」們所建造的鬼氣森森的世界裏覽遊了一遍，現在我就根據這咬着牙根所作的覽遊經驗，嘗試對這些病態的呻吟和散放着毒氣的喘息聲作點分析。

### 打掃戰場

在「文學週刊」三十二期的「新慶郵存底」裏面，沈從文作過一段這樣的對「時下詩人」無恥的污蔑：

「詩征服讀者不是強迫性而近于自然皈依。……我們的困難在充數的詩人太多，却迫切要他人認可他爲「大詩人」或「人民詩人」，沒有杜甫十分之一的業績，却樂意於政治空氣中承授在文學史上留下那個地位。表面活潑而內容貧窘，居多在他人承認以前，先由同行估價，估價雖高，成就並不真高。個人或尙可陶然自得，然若用此標準代表一時代成就，則終不免有害于已而無益于事。這個例，可就不用舉了。」

因爲他沒有舉實例，我們也就不便冒昧猜測他所指的「時下詩人」是誰，是那些人。既然是

「時下詩人」，就應該是最近較受讀者歡迎或發表作品較多的詩人。沈先生如果不是在對讀者說謊，如果不是存心用變戲法的手巾來欺騙讀者的眼目，就應該多少對自己的說話負責任。但當作者灼人君舉出孫錕、綠原、彭燕郊、涅克拉索夫等人的一些詩句，來說明編者硬把別人的用字和句法排列篡改成適合自己胃口的作法不適當時，沈從文的回答是這樣的：「我說的時下詩人根本沒想到你提到的那幾個人，對他們不相干。在雲南在北方很少看到他們的集子的！」據我所知上面的幾位詩人及他們以外的「時下詩人」的作品，在昆明華僑書店進修出版社等都賣過，目前北平中外出版社朝華書店等也有賣，近一點的北大文學院閱覽室裏面的松柏服務社也可以買到幾本。要看這些東西決不是困難的。自然這裏面包含有生活理想和藝術態度的問題，我們決不至于天真到會希望沈從文去看這些作品，對於一個有意無意將靈魂和藝術出賣給統治階級，製造大批的謊話和毒藥去麻醉和毒害他人精神的文藝騙子，一種宏大的雄厚的充滿生命力和戰鬥意志的歌聲，必然會具有「強迫性」，而且是具有巨大的「強迫性」的。因爲騙子們所追求的是蒼白的人生，是卑劣的沒有靈魂的自我陶醉，是死的安慰。還是讓我們先聽聽他們自己們的呼聲吧：

長途旅程，永在中途，  
生是申脚步，泥般沉重，——

死是靈處，

不再辛苦。

一曲溪澗，日夜流水，  
生是種奔逝，永在離別！

死祇一回，

它是安慰。

——林徽因：死是安慰

讓我們趕緊把仁慈

從人類的天性上抹掉

因為在人類感情的終極

只有欺騙，殘忍和驕傲

——李瑛：獵罷歸來

我底心竟這般寧靜，

如冰湖融於黃昏；

幽其裏睜大眼睛，

看樹影兒移遠移近；

——袁可嘉：無題

我想引的例子已經够多了。這裏面不僅有「沉思默想」有豐富的比喻，也有巨大的「強迫性」了，而且其玩弄虛玄的「技巧」也可使一切變戲法者相形見拙。自然我們不會想到他們眼中還會有「一絲時代的影子，對人民的苦難還會有一絲憐憫或同情，因為他們早就說過要追求的是「永

恆」是「藝術的和諧」「靜穆」，作品裏「有」飢餓」「血肉」「戰鬥」「生活」就再也不會「永恆」「和諧」「靜穆」了。因此他們拚命反對一切戰鬥的呼聲，反對一切鼓舞人生的藝術，斥「十年來新詩的直線發展」由于「拜倫式浪漫氣氛的作祟」，而「深陷錯覺」而「不克自拔」，斥其為「危害文學」。(所引見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看看他們的「理論」，再看看他們天才的創造，一切秘密也就可頹然明白了。原來在他們給十年來新詩污穢和掃蕩以後，目的在「強迫」別人拋棄活的人生去「自溺于古井」，去在「幽冥裏睜大眼睛」抱着「如冰湖融於黃昏」的「寧靜」的心情「看樹影兒移遠移近」，「強迫」別人去相信「在人類感情的終極」「只有欺騙，殘忍和驕傲」，「強迫」別人拋棄「泥般沉重」的生的「脚步」，擺脫如「日夜流水」的「溪澗」似的「奔逝」的生命，去追求「不再辛苦」的「是靈處」的「死」，去追求「祇一回」的「是安慰」的死亡！這一下理論家們的理論，在理論家們指導下天才作家們的天才創作，和作爲這些理論家們創作家們的軸心的沈從文的言論和行徑，就完完全全相吻合了。連「時下詩人」們的作品看也沒有看，便親身出馬先發一陣亂箭，襲擊「時下詩人」；然後嗾使小嘍囉張牙舞爪，把「近十年新詩」傳統一脚踢翻。這樣便自以爲可將異己們一齊打倒，把一切生人的真實的聲音消滅，而代之以自己們死白的頹廢的呻吟，讓死亡統治全世界了。這一種周密而巧妙的戰畧思想和戰術應用，恐怕連希特勒御用的文化強盜們都自愧弗如的。這還不過是一面，更精巧的還在後面哩。

因爲他們不過在這樣打掃戰場吧了，戰場打掃乾淨以後，他們是要建立他們自己的藝術王國的。

### 「由同行估價」

「時下詩人」們是否如沈從文所說：「居多在他人承認以前，先由同行估價，估價雖高，成就不真高。」他沒有舉出實例，而我又是在這樣的孤陋寡聞，自然也無從證實。但是許多天津益世報的「文學週刊」和大公報的「星期文藝」，是我親眼看到了的，而且實實在在擺在我的桌案上（就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這些被袁可嘉譽爲「極少數真正熱愛生命獻身藝術的年青心靈的呼喚」，「已不可錯認地爲他們新的動向標出箭頭」的「零碎見到的若干詩作」，僥倖我手頭也有了一些，那麼現在這些材料也暫且作爲「筆者在本文裏所嘗試剖析的對象」吧。

先從他所引的一首詩做例子，爲了使問題更加明瞭，索性不怕麻煩把全詩及袁大詩人兼大理論家的讚詞都抄在這裏：

「穆旦：時感（天津益世報文學週刊）」

我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希望，

然後再受辱、病苦、掙扎、死亡，

因爲在我們明亮的血裏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我們希望我們能有一個希望，

它說：我並不美麗，但我不再欺騙？

因為我們看見那麼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們的絕望裏閃着淚的火燄。

當多年的苦難為沉默的死結束，  
我們期望的只是一句諾言，

然而只有空虛，我們才知道我們仍舊不過是  
幸福到來前人的祖先，

還要在這無名的黑暗裏開關起點，  
而在這起點却積壓着多年的恥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頭，就要毀滅我們一生，  
我們只希望有一個希望當作報復。

……仔細分析起來，作為主題的「絕望裏期待希望，希望中見出絕望」的二文 Paradoxical 的恩情主流在每一節裏都交互環鎖，層層滲透；而且幾乎是毫無例外地每一節有二句表示「希望」，另二句則是絕望的反問反擊，因此希望也益發迫切，「絕望」也更顯真實，而這一控訴的沉痛委婉也始事全盤流露，具有壓倒的強烈程度；末句「我們只希望有一個希望當作報復」似是全詩中最好的一行，它不僅含義豐富，且有綜合的效果，無疑有筆者在他處曾經說過的「結晶」的價值。

這詩裏現實、玄學，象徵的綜合情形似過于明顯，可信託于讀者自己，在這意象比喻的特殊結構上，尤清晰見出；這樣的詩不僅使我們有情緒上的感染震動，更刺激思想活力……」（袁可表：新詩現代化）

手都快抄累了，爲了能使讀者多欣賞一下這樣的妙詩和妙論，多花點精力，我想也是值得的。怎樣一首「絕望裏期待希望，希望中見出絕望」的二支 Paradoxical 的恩情主流在每一節裏都交互環鎖」的詩會產生「沉痛委婉」的「控訴」，只好問袁大理論家自己，我們是無從欣賞的。但有「現實，玄學，象徵的綜合」也有「特殊結構」的「意象比喻」的詩，是否「使我們有情緒上的感染震動，更刺激思想活力」；我們却完全知道，因爲袁大理論家也說過「可信託于讀者自己」。這種自以爲是詩的而其實是腐爛了的庸俗的表現法，這種半死亡狀態的奴才式的思想內容，不僅不能「刺激思想活力」，而且一絲一毫感染我們情緒的力量也沒有。那「空虛」「茫然」一類的殭死的概念，只能麻痺活人的精神狀態，但決不可能給讀者的情緒「感染震動」的。

而且既然「冷刺着死人的骨頭」「就要毀滅我們一生」了，而詩人所要的却是「我們只希望有一個希望當作報復。」這裏面不但沒有一點真實的人生的活的氣息，而那「希望」也微弱得連死人的喘息和呻吟都不如了。這樣微弱的病態的呻吟地不如的「希望」而反要說成是「誠懇的」「沉痛委婉」的「控訴」，這就不是僅僅拿無知二字可以說明袁大理論家的居心的問題，而是他分明要存心欺騙讀者愚弄讀者的事實了！「控訴」必需得有被控訴的對象，這裏却絲毫影子也沒有，而且語氣和情調也一點不「誠懇」一點不「沉痛」！

檢閱了大理論家的姿態，現在就讓我們再細

心欣賞一下小嘍囉們的嘴臉吧！

鄭敏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完全不知道，我也無需知道，但不止我一個人，而且連許多留心文藝的朋友都沒有聽到過這名字，却是件不折不扣的事實。但她出現在「文學週刊」上已經是一個成功了的「充滿着力和不能汲盡的內在威能」的「天才」詩人了！這就不得不使我們瞠目結舌了！轉述不能傳神，還是先讓我抄幾節對這「天才詩人」的精彩描寫看看吧！

「……這足證實了她是多麼天才的充滿着力和不能汲盡的內在的威能……T.S.艾利奧脫曾經在很多的論著裏，提出偉大的詩句是用極散文化的筆調寫成的，而我所說的鄭敏君的詩型便是屬於這一類。

……從她所刊登的這些作品裏，我們可以說她是一個極富熱情的人，而又極富理智的人，因富于熱情，始有人道的浪漫的神秘傾向，因重于理智與現實，始產生了自然主義的作品，……

其次使我感受到的，鄭敏君的詩，更携帶了濃重的西洋的氣息，越是細讀越感覺得出，她彷彿吸收了艾異特，惠特曼，第亞生，里爾克，這些詩人的許多優長，甚至更遠的雪萊與拜倫……她的消化以後的表現，使她再生一種風格，一種而且獨立，達到藝術最高的一點。

從詩裏我們可以知道鄭君是個年輕人，而且在她自己的智慧的世界之中，到處都充滿了赤裸的童貞與高貴的熱情，在現階段的

詩文學中是一個難得的天才……」（李瑛：  
讀鄭敏的詩）（註：上文完全照抄，不妥之  
處仍然保留。）

對於這位女「天才詩人」的畫像已經够活潑生  
動的了，在李瑛君的筆下，鄭敏君是一位有「赤  
裸的童貞與高貴的熱情」的女詩人，是消化了艾  
畧特、惠特曼、第金生、里爾克及雪萊和拜倫的  
「優長」，而已「達到藝術最高一點」的偉大的  
天才女詩人的地位是完全確定的了。但這對  
我們還不能滿足，我們不太願意只聽「批評家」  
偉大的「批評」，天才女詩人既然被內容的男批  
評家欽定了，我們就有欣賞欣賞這位大詩人的作  
品的慾望和必要。而且這位李大批評家（在這裏  
我想用一個最不乾淨的稱呼，但找不出來，因此  
暫且稱呼他為「大批評家」，而事實上他的口氣  
也是比一切偉大批評家的口氣還偉大的。）在寫  
上他的讚詞的時候，也是拿作品做根據的。為了  
方便，我還是選他引用過的作品。

……生命還不過是  
沒有輪廓的霧氣  
沒有睡醒的鳥兒  
沒有睜眼的星星  
沒有伸直的綠葉

——（鄭敏：傍晚的孩童）

我們再看李大批評家對這節詩的讚美：「  
我們年輕的詩人活得多麼堅實、勇敢、透澈……  
」是呀！詩人呀，你既年青又活得多麼堅實、勇敢、  
透澈，因此是「多麼的……」呀！絃外之意我們  
是不便猜測的，還是就詩論詩吧。詩人所讚美的

「生命」既然是「沒有輪廓的霧氣」「沒有睡醒  
的鳥兒」「沒有睜眼的星星」「沒有伸直的綠葉  
」，「我們的年輕的詩人」早就有好些厭倦生活  
的意思了，也許早就想尋找只一回的是安慰的死  
了，那裏還有「活得多麼堅實、勇敢、透澈」這  
回事呵！果然在另一首「死」裏面，我們找到了  
解答：

因為是這樣一個時代：  
……  
自人性的深淵，高貴的熱情  
將無限羣生命的意義  
啓示給忠勇的理性  
因此，他們冷靜的忍受着死亡  
並且將死亡投擲給敵人

「這樣一個時代」後面李大批評家的引文裏  
只有「……」，我們不知道「天才女詩人」  
是怎樣看「這樣一個時代」的，不過不管對於戰  
士或是奴才，對於美人或是妓女，對於詩人或是  
大批家，對於樂觀者或是厭世家，目前是個多災  
多難的痛苦的時代，却是誰都否認不了的事實。  
在這苦難的時代，「天才女詩人」所歌頌所希望  
的是「冷靜的忍受着死亡」「並且將死亡投擲給  
敵人」。「冷靜的忍受着死亡」以後就能「將死  
亡投擲給敵人」，恐怕唯天才的大詩人才有這  
樣活潑而糊塗的想像。分明是在現實面前低頭、  
無力、慚怯，因而尋找「冷靜地忍受着死亡」的  
奴才式的順從態度，而李大批評家却讚美「勇  
敢」；分明是厭倦生活了，而李大批評家却讚美  
「活得多麼堅實、透澈」，莫非這也是如袁大理論

家兼詩人所說的默默地潛流在男大批評家與女大  
詩人之間的「一支 Pansophical 的思潮主流」  
麼？

如果狗糞和鼻涕一樣排洩出來的東西也能算  
詩，如果說謊和肉麻話也可以算作批評，世界文  
壇，就會成爲一個大糞坑，而詩人批評家就都會  
成了啾啾唧唧的蚊子和蒼蠅了。而沈從文袁可嘉  
李瑛們所要建立的藝術王國正是一個這樣的大糞  
坑，而他們又正是樂意在這個大糞坑裏做啾啾唧  
唧的蚊子和蒼蠅的！

局面再清楚不過了，這些不但「內容貧窘」  
而「表面」也不「活潑」的作品的作者，沒有杜  
甫萬萬萬分之一的業績的作者，（狗糞和鼻涕決  
不會成爲詩的！）而「却迫切要他人認可爲」天  
才大詩人了。這種「同行估價」的卑劣技術，我  
們是親眼看見的，縱有翻天覆地的本領也否認不  
了了！

而現在沈從文們在用打擊異己及「同行估價」  
的偷天換日的騙術辦法，使連充數都不够格的  
「詩人」，去「承受在文學史上留下那個地位」  
以後，連狗糞和鼻涕都不如的「詩」，「要他人  
認可爲」最高尚的藝術品以後，還要明目張胆地  
鼓吹死亡、用甜言蜜語鼓勵人們走向頹廢。這就  
是文藝騙子和他的集團的人們的卑鄙的行爲，忠  
實於人生和文藝事業的人們是不應該對這現象坐  
視的吧。那麼，就讓我們拿起掃把和剪刀來，掃  
除這些墮落的糞便，剪斷這些死亡主義和頹廢主  
義的毒花！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北大風雨樓



# 從「飛碟」說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

阿 壠

在不同的三個地方——報上，雜誌上和單行本上——讀到姚雪垠底同一的文章「論胡風的宗派主義」，頗感興趣。

前些日子報紙上正大鬧「飛碟」，首先是美國底大西洋，太平洋兩岸，接着就是咱們貴國，南京，西安，成都，不亦樂乎似的。杭州市一個相士也有所發現，居然也登載出來，據說這「飛碟」大於舞場兩倍，有「蓬拆」之聲，飛經相士頭頂之時，還聽到有人在上面高呼「救命」云。也使人頗感興趣。

信不信由你。我却頗多聯想。比方讀了姚雪垠這「論胡風的宗派主義」；和那相士底極認真的謊言之間，是不是可以找這麼一點共通的東西？我以為可以找到，而且找到了的。原來相士底招搖有嚇人的目的，然而首先他自己就被自己底幻影響昏了；所以，我們也就能够在「論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文中同樣聽到「蓬拆」之聲和高呼「救命」。也不用太老實，說這是無稽而又無恥的事，不算什麼的。把這當做一種「神經戰」看，可以消暑。「神經戰」者，沒辦法的辦法是也，賣弄聰明而前後愚弄的歇斯的里是也。否則，即使世界上並沒有真正的「飛碟」，美國報紙和中國報紙上面何以儼然又有了「飛碟」？拆穿了說，——這是：軍事秘密。

所以，請不要被這龐大驚人的題目所拘泥了。在這發表了三次，就是說，至少被作家自己三倍地重視，也使讀者得以再三寓目的，這「論胡風的宗派主義」中，是並沒有論到什麼「宗派主義」的。譬如「宗派主義」是怎樣的？什麼又是「胡風的宗派主義」等等，你假使認真在找，那你是想在垃圾桶中淘金了，包管失望。就好像你底老實使你到通訊社裡去找「飛碟」一樣。事情極簡單，在這一篇文章裡，除掉姚雪垠底自吹自擂，除掉大罵胡風「處處要樹立小宗派」，「要破壞文化界的聯合戰線」，以及「關於胡風先生理論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機械論色彩」，「他的剛愎的英雄主義和主觀主義」等等罪名，就沒有殺法了。這也極像「飛碟」新聞：要使人相信，第一就要說得使人害怕；要使人相信，第二就要說得數次不厭

其多。

這樣，我們也就立刻明白了：姚雪垠底猖獗，那「胡風的宗派主義」，第一，原來是胡風沒有捧他底「差半車麥稭」，第二，是胡風主編的雜誌「希望」上有人批評過他的一些小說。這使姚雪垠——即使不痛苦，大概也不會很舒服；然而，到後來也不妨反而有所得意吧。於是，想呀想呀，發作了他底歇斯的里，而拖泥帶水地被他一把抓住了的——包括進步的讀者羣就都派作「胡風派」，而且把風車當作巨人可以向牠挑戰的西班牙騎士一樣，而胡風有了他底「宗派主義」。

但是原來我並不想說什麼；因為，對於他的小說，似乎可以不必再說了。我的興趣僅僅在他這一篇奇文，我要談他這一篇文章本身。這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胡風和「胡風派」的何其可恨，另一方面是姚雪垠底如何委屈和可愛。

首先是：「在全中國青年中獲得了很多讀者，幾乎到處都在談論着這部作品。然而胡風先生沉默着，這沉默叫做「默殺」。一點不錯，胡風是「沉默」的。就是直到今天，當姚雪垠三次地發表了「論胡風的宗派主義」，三次地摩拳擦掌挑戰，三次地企圖激怒胡風起來和他唱對台戲，好使他顯得生意興隆，然而胡風還是可驚地「沉默着」——不知道姚雪垠是不是要把這種態度當做「默殺」？看樣子，胡風似乎打算「默殺」他到底呢，豈不可憐。自然，這是一種極奇怪的罪狀，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法律條文中也無可援引，——假使去告狀伸冤的話。歷史上，祇有「莫須有」的說法彷彿近似。原來開口要鬧禍，閉口還是要遭殃。難乎「三緘其口學金人」矣。然而，這不正好和獨裁的政權對於沉默的人民的看法相同麼？我相信，照姚雪垠底邏輯，假使政府對於思想實行警管區制度，實在無可厚非；最好請這位作家去主持，一定推行得更徹底。——對不起，這是不是可以說乃姚雪垠自己有着的一種「法西斯毒素」呢？因為我就不相信胡風竟有這麼一種神秘而巨大的魔力，他「沉默着」，姚雪垠就連忙自



已爬在地板上感到被「殺」了！比咒詛還可怕的「默殺」，我想，除非姚雪垠是紙神紙馬，太沒出息，否則，應該是天方夜談。今天，人民沒有「沉黙」的權利，必須到處三呼萬歲，那是當然的。那麼，在姚雪垠，胡風應該沒有「沉黙」的民主權利了；以免使他冷落，寂寞而可哀。不過，假使胡風跳起來了，罵你一通，你不需要不響嗎？高興不高興？自然我們明白姚雪垠所需要和高興的，是胡風爲他高呼「姚雪垠萬歲！」——「牛全德與紅蓮萬歲！」——「色情文學，色情作家萬歲！」——可惡的是，胡風不但不呼萬歲，而且也不相罵，這太難堪；因爲在胡風，簡直不把姚雪垠當作一個對象，不論是討論的對象還是吵罵的對象。

是的，讀者的多少可以尺度一部作品的好壞。但是，在中國，却並非一定如此。這祇要看黃色刊物和「鬼戀」和「北極風情畫」今天有着比姚雪垠多得更多的讀者就可以明白。否則，「鬼戀」和「北極風情畫」底讀者要更多，而我們何以又說「鬼戀」和「北極風情畫」却更要不得呢？這樣的作品讀者更多，和姚雪垠底讀者多，不是別的，是那裡面有着「色情」的東西，在今天的政治局勢之下，對於生活苦悶的小市民，是一種刺激劑也是一種麻醉劑而已。這種「娼妓文學」，牠的讀者愈多，並不正比例地證明牠的愈好，偉大，祇有反比例地指出牠的愈壞，格外下流。以讀者的多少作爲一部作品底尺度，祇有通過進步的讀者才是正當合理的；但是，讀者底健康否，額上並無字樣標明，於是乎，而姚雪垠有了靠山。

或者姚雪垠又要發作歇斯里的吧：「胡風派呀，我底小說裡是有革命的字呢！」好吧，有吧。「革命」的字是「革命」的字，「革命」的事又是「革命」的事，這裡就有着涇、渭之分。何況，我們知道：「假革命」也必須以「革命」的姿態出現，否則就沒有什麼「假革命」；甚至「反革命」也以「革命」的姿態出現，例如這裡的法西斯棍徒、特務作家。這是極粗淺的道理。不信，大家可以看看無名氏和他底鉅著「野獸、野獸、野獸」，不是「命」「革」得開天闢地，而讀者也擁有不少麼？那麼，「革命」又怎樣？拆穿了說，這樣不着邊際的「革命」，是不過這麼一種及時的豔裝，爲了可以把「色情」的肉體曼妙地包裹起來，而又使之曲線畢露，藉以勾引青年，——你動情不動情？原來，「革命」，在反動派意識等於戰畧，在「色情作」家意義等於文法。

老實說並不是有了一篇文章，登過一篇批評，就能够這麼「處處」樹立了「胡風派」的，並不是照你所說的「結合一起的不過三、二人」就能够「影響大」的；這不過說明了這樣一件事實：進步的讀者羣是起來了，姚雪垠底西洋鏡是拆穿了，錢賣不下去戲也唱不下去了，一句話，他垮了！這很使姚雪垠感到打擊底疼痛，——這裡，我不知道怎麼說法才好：說他靈魂吧，他不像有靈魂；說他臉皮痛吧，他連臉皮也不要，說他毫不在乎吧，他又着實在着慌。好的，讓他着慌去！那麼，寬有頭，債有主，即使胡風頑強地「沉黙着」而文風不動，首先發難的總是「希望」上那一篇批評，——那麼，可惡的「小宗派」呀，可恨的「胡風派」呀！

所謂「胡風的宗派主義」，這樣也就完全明白了：第一、他，姚雪垠自己自然被擠於這一「宗派」之外；第二、進步的讀者羣在「胡風派」發難之下起來，大大地超過了「三、二人」的「結合」了；第三、進步的讀者羣拒絕「色情作家」底「娼妓文學」，態度一天一天嚴峻，聲勢一天一天擴大，影響一天一天顯著了。所謂「小宗派」，原來是捕風捉影的；存在的，僅僅存在的，不過是進步的讀者羣和他們底呼聲。

但是姚雪垠是不甘心的。正像以色列見重的姨太太在失寵之下是不甘心的。那麼，也就祇有一種姨太太式的做法，一種着慌的招數，一面哭鬧，一面賣弄風情，威脅和勾引雙管齊下而希望讀者回心。好，我們現在來看他如何捧心效顰，如何提襟見肘吧：

首先，姚雪垠大大地嘲弄了「胡風派」，在「和」字和「與」字上面下功夫。這就給人這麼一種印象，就好像淹在水中的人抓住一根稻草而企圖浮起來他底全身；不但此也，他似乎還希望舉起這一根稻草來，打到岸上的人頭上去把他也打下水來。這裡我們祇要問：假使這個「與」字沒有寫錯，姚雪垠是不是會俯首貼耳呢？那麼寫成「和」字，姚雪垠自己也承認「意思」並不錯，則一篇批評是不是必須音韻學開始呢？說姚雪垠自己吧，書名雖然平平仄仄了，內容也還沒有詩韻全整呢。其實談音韻，姚雪垠祇不過是一個南郭先生，「與」字，固然「在幾個平聲字之間換一個仄聲字」了；但是看樣子他似乎就不知道「和」與「紅」都是H的字音，在中國音韻上却是難得的雙聲呢。這是姚雪垠荒貨攤一樣慣於賣弄才情的結果之一，小題大做而已。他底目的是清楚的，他是彷彿在說：親愛的讀者

呀，親愛的大少呀，我不是長得很俊麼，你看我這臉龐兒是1234，你看奴底小身體是平上去入呀！——好厚顏！

其次、關於「典型」和「性格」，關於「具體」和「抽象」。這也了不起，姚雪垠居然自命為托爾斯泰呢！——爲了自行失足落水的慘境，至少也要把托爾斯泰拖落水來，以重身價，可做盾牌。然而這也無法大功告成。因爲「戰爭與和平」底人物，是內部地活著的人物；而姚雪垠，不過外部地「刻劃」了他底人物而已。不要把「刻劃」看得太高貴吧。假使你沒有力量以至意念使你底人物從內部活起來，那種「性格」祇是浮在現象之上的，那種「典型」祇是無血無肉的，那種「刻劃」祇是市儈底偽裝術和美容院，那種「具體」祇是所謂「形象化」的手法而已，——和「新時代」和「革命」，那是毫不相干的，正像目前極風行的連環圖畫和「新時代」和「革命」毫無血緣關係一樣。即使姚雪垠自稱「決不僥倖於刻劃性格」，然而，看他，又多少得意於他底「刻劃成功」啊！——祇要看看一點，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姚雪垠底臉龐和本領所在了。他不但「刻劃性格」，他更「刻劃」「性交」呢！我們，很可以相信他「決不僥倖於」和「刻劃成功」的話。

至於一篇批評簡直「抽象」，——呢，難道批評也得和小說一樣那麼「具體」？「批評」，在我們底理解，牠並不需要「形象化」而正是一個概括，可貴就在牠是一個高度的概括。姚雪垠不願意知道麼？這，假使不是出於他底無知，就應該是出於他底無賴。

農民我說我不清楚吧。但是兵士，我是十分清楚的。我可以以我底差不多十五年的軍隊生活作見證：姚雪垠底兵士生活，底「性格」，底形象，實在是完全出自杜撰的，——不管這個兵士原來是什麼「階層」出身。

第三、這位作家「技巧」沒有「窮窘」呢。「怎麼會」呢，張競生博士之流不是花樣百出的麼，多麼「豐富」；尤其是「一直在繼續豐富生活」，他不是又自命爲買賣玉麼，在他底大觀園裡，他一直是多才多藝多愁多病的呢。這，後面我們再說吧。但是，你說他「技巧窮窘」，他是靠「技巧」吃飯的呢。——你也吸烟，我也吸烟，「毛病實際上微乎其微」；承認是「毛病」了，倒不好意思，而近乎「窮窘」呢。你也吃飯，我也

吃飯，——批評家爲什麼不禁止吃飯？况且這是「更加多心理描寫，在手法上是進一步」了？加多了糖，加多了鹽，加多了花椒，廚子做出了出來「怪味雞」，你還說「技巧窮窘」？哎呀，仲寬，「遺憾」得很哩！

第四、「即使寫性交也未必不可」呀，嗚呼！

巧妙的姚雪垠自己露出尾巴來了！  
「翻翻初版本」，——那是危險的。我是說，那是土紙本，而且早就出版的，在上海，在北平，復員以後你想看到牠，那是危險的。好在現在有「修正本」了。雖然你不清楚「修正」了什麼，去「翻一翻」吧，請吧。想一想：姚雪垠如此憤怒，不像獅子也像狂犬，居然「沉默着」不少時間，而到今天却又突然不甘於被「默殺」，「用胡風派的方法報復胡風派」了。難道，這不過是「一種解嘲的口吻」麼？好了，再說下去也就明白了。據姚雪垠自己說，「我所寫的是一个小小的悲劇場面」不要看作「性交」吧；那要「但看怎樣寫法」哩。「性交」也未必不可。「是一個小小的悲劇場面」吧。——大大的悲劇也正多着呢。然而「一個小小的悲劇場面」，却要「描寫了性交」，除掉說，那是實在可敬和可喜的，還有什麼話可說？不過這也正好爲我們證明了：姚雪垠「技巧」的確並未「窮窘」，「生活」「一直」在「豐富」，並非「市儈主義」，不愧偉大作品，決非「娼妓文學」，乃是「革命」傑作。——不過到底有些可惜，被姚雪垠引爲光榮的托爾斯泰同志却没有寫過「性交」，——接吻倒着實寫過不少，而且有聲有色。那麼，接吻不也是「性」嗎？難道托爾斯泰不也是「色情的作家」嗎？

然而，就是「修正本」吧，還是危險的。在那裡，「摩挲着」的字樣之下，牀也叫了，腰也斷了的。難道這一種摹擬戰，比實戰會聰明些嗎？漂亮些嗎？姚雪垠自己找不到自己，但是我們已經找到了他，用不到再捉迷藏了。

第五、罪過，批評家居然責備甚至禁止「她竟也配轉變，這不是笑話麼？」「忽略了轉變過程，匆匆的讓她由「落後」跳到「新生」，」哎呀，這固然不錯，——但是這豈不等於辯證法的「突變」麼？「機械論」呀，呀呀呀！

事實上，當然，不但這一個「壞女人」，每一個人都是「配轉變」的。但是，問題是在：一部小說，主要是由那裡面的人物構成的，姚雪垠「刻劃」他的人物，却這樣「忽焉了轉變過程」，即輕視他底人物，「技巧」就算並非「窮窘」，「企圖」即使頗爲雄大，心情和小說却因此完蛋了。

因為讀者所要的正是這個。但是姚雪垠却根本不給；不，不是不給，是他根本拿不出來，他沒有這種本錢。加以他底創作態度和生活態度，「一直」就是一種酒色財氣的態度。——這就是他底所謂「成功」，所謂「典型」；也就是他實在不得不出賣「色情」，冒充「革命」。

事情並不至此而止。假使我們分析得更本質些，那麼，這種冒充的「革命」，和這種冒充之本身，恰好和革命底敵人在那裡暗渡陳倉，我們得被迫承認這一不愉快的事實。首先，我們不妨提出問題：是什麼容許了黃色刊物底存在呢？或者，更真實些。是什麼鼓勵了黃刊物的底風行呢？回答是很簡單的，曰：政治需要而已。因為，今天是這樣需要一種麻醉心靈的東西，使人們聽不到現實生活所發的呼聲，手淫得疲倦了酣然睡去，天下太平。同理，是什麼容許了「娼妓文學」的存在呢？是什麼鼓勵了「色情作家」底風行呢？理由和效果是一樣的。然而也畧有不同之處：由於有了這種冒充和「革命」，人們得更需要，國家得更滿意；因為這種甜蜜蜜的東西，會使人在手淫的時候連帶得到「革命」的滿足，感到「革命」原來是在牀上。這是說，這樣「色情」而且「革命」的「作家」比之小報記者，「技巧」一方面固然要高妙得多，而毒作用在另一方面也要劇烈得多。其次，小報記者為什麼要擠眉弄眼呢？黃色刊物為什麼層出不窮呢？「革命」作家為什麼要寫蘇聯白肉呢？「娼妓文學」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地產生呢？一言以蔽之，曰：為政治服務而已。然而他究竟還算「革命」，寄生在革命身上吸血，雖然他已經在前線走私，已經在後門賣淫。所以，諺之以「市儈主義」，應該還是客氣得極老實的事；這不過揭開了他身上的一層表皮，看看他的豬肉上市他就有豬肉吃、牛肉上市他也有牛肉吃的生括「技巧」或者思想性格而已。那麼，他在「革」什麼「命」？「革」誰的「命」？究竟？最後，由於上面的消息，我們也就足夠了然，這隻蝙蝠到了晚上會飛到什麼地方去，這位刑事到了任務終了會脫去他身上的便衣的。在重慶，對他，我們不是有過經驗的麼？

然而，上面這樣的埋怨，在姚雪垠又是奇怪的事。他，是這樣不平於他底人物被責備，但是却忘記了，或者故意忘記了，原來那篇批評所責備的，並不是他底人物，並不是小說中的那個「壞女人」，而是這位偉大作家姚雪垠本人，由於他底下流和不負責任，揭穿了他底人生和藝術的虛偽。

第六、關於「理論八股」。這，姚雪垠自己的話就解釋得很明白：「關於「壞女人」的失敗處是忽畧了轉變過程，匆匆的讓她由「落後」跳到「新生」，「落後」「忽畧了過程」居然「新生」，——這不是八股文

章應該叫什麼？

然而姚雪垠還誇張他底「更加多心理描寫」哩！對照着「忽畧」云云的口供，矛盾得十分有趣。我們不知道，假使不「更加多」的話，那麼他底小說，是不是會成爲不着一字的一張白紙呢？或者盡得風流地祇有「性交」兩字呢？這無異是如此一種詐賴說：我沒有搬磚頭，但是牆頭我是砌好了的呀。天下的事就是如此離奇麼？是的，就是如此離奇。

此外，姚雪垠索性不要臉到底，說，他這一部小說，是「散文詩」，「陶詩的風格」，「從「詩經」中悟出來」云云。多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口氣！自然，「詩經」中有「桑中」這樣的情詩，「亦既憐之」這樣的句子和字眼；但是和這位「色情作家」，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詩三百，曰：「思無邪」。姚雪垠如何呢？至於陶淵明，那是，連情詩也寫不出來的老夫子，「悠然見南山」而已，並非「見南子」的風格呢。那麼，我們就不得不佩服姚雪垠底多少不「窮窘」於自抬身價和拖人落水的「技巧」啊！多少不「窮窘」於十八扯和丑表功的八股三昧啊！——也可以說，連不要臉也不要得「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最後，我們離開文章來看看人，那又如何？這裡我說兩件：

第一件，姚雪垠在三台東北大學時代，儼然自况紅樓夢主人。有一次，盛筵當前；他當衆表演，跪倒一位女生石榴裙下，獻酒一杯，那結果，幾乎被那位女生底愛人飽以老拳，弄得驕然不歡而散。親愛的姚雪垠先生！我說的不過是你的「色情」生活的一相，和你的「技巧」賣弄之一場，不是「卑鄙栽謔」你的吧？不信，高興的人可以寫信到東北大學去問問，或者到三台地方去問問，——不過不要又事隔數年，以免滄海桑田，移屍滅跡。

第二件：假使我們並不健忘，那麼，我們應該記得在重慶的年月；也應該記得當風聲鶴唳的瞬息，姚雪垠是如何地在報端發表了他底自白，那是怎樣一片悔罪的心不要「革命」了的。而現在，姚雪垠的傑作又是在什麼出版機關出版呢？又住着什麼人的屋子呢？

那麼，什麼是「破壞文化界的聯合戰綫」呢？誰呢？什麼是「爲親者所痛，爲仇者所快」呢？誰呢？

姚雪垠，簡單得很：一條毒蛇，一隻騷狐，加一隻癩皮狗罷了；拖着尾巴，發出騷味，露了牙齒罷了。他的歇斯里的，就是他「刻劃」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窮窘」。

那麼，「飛蝶」呢？這是一種自生自滅的東西；而且，哦，原來如此！

一九四七，八，二一。（完）

# 路邊的談話

路 翎

酷熱的下午，街道顯得特別空曠。各處都照滿着陽光，僅有的幾個行人喘着氣在街邊的暗影裏懶懶地走着。對面的高大的白牆底反射尖銳地逼射了過來，坐在這邊的暗影裏的年輕的姑娘張秀珍已經疲倦得睜不開眼睛了。她是十七歲的、秀麗、苗條、皮膚微黑的姑娘，很莊重地穿着她底花布衣裳，守在橋底地攤前面：地攤上是陳列着幾面蹩腳的鏡子，十幾把芭蕉扇，和一些衣架。已經有三個鐘點是這樣了，在暑熱下面，沒有一個人來向這攤子看一眼。她覺得這時間是悠長得可怕。但比較起來，老頭子何永富底聲音是更可怕的：這聲音仍然在橋底耳邊響着，使她不能好好地休息一下或思索一下。恐怕老頭子已經說了有兩個鐘頭了，她苦痛着，渴望着晚上快一點到來，想着騎到竹林上去睡覺的那種幸福。她不停地在心裏數着電桿、螞蟻、或者汽車的數目，渴望何老頭子底話能夠停止，而讓這街邊為絕對的寂靜所統治，那時就會有心底恬靜，甜美的想像飛翔起來。

老頭子何永富是坐在自己底攤子面前，他底攤子上，除了扇子一類的東西以外，還陳列着蚊香、髮油、打火機，和小孩底衣服。他坐在小橙子上，披著衣服，彎着他底乾癟的胸脯，一面搗着扇子，一面閉着眼睛，不斷地說着。他底乾燥，無情的聲音永不停息，是已經變成這暑熱的街道的一部份了。他說了很多，很多，無論是別人或是他自己都不能記得他究竟說了一些什麼了。他剛剛說到去年他底隣家母親和女兒吵架的事，忽然地就說到上個月怎樣地一個警察捉了他去，終於他底有面子的朋友親自到局裏去找局長，人

家就把他恭敬地放了出來。

「我早先得意的時候，這些朋友都是沾過我底光的。……警察來了，說：『你怎麼又在這裏擺攤子？』我說：『老弟，你叫我在哪裏擺呀？』他就說我罵了他！我不過說：『你叫我在哪裏擺呀，』就是罵了他！他要帶我走。當時呢，我心裏倒有點那個，後來一見到局長，我心裏就穩了，我想：『看你把我怎麼樣吧！』」果不其然，我的朋友在分局裏做事，到這裏來玩，一眼就看到我了，「哎呀，何老哥你怎麼來了呀！」朋友總是親熱的……」

老頭子靜靜地，有條有理地說着，閉着眼睛，搖着扇子。本來，凡是和年齡經驗都不相稱的對手說話，人總是要感到一種興奮的痛苦，人是急於要說服對方，可是何老頭子是非常的冷漠了，他全然不注意對方是否在聽他。但張秀珍却整個地緊張着，她尊重，害怕這老人身上的不可測的生活經歷，並且她覺得她必須聽着別人；既然別人這樣熱心，可見得這些話是一定有意義的，何況別人是把她和自己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她勉力地聽着，勉力地露出了解的笑容來——這笑容是寂寞而苦痛的。她是疲倦得昏暈，渴睡了，她模模糊糊地想着其他的很多事情；全身都酸痛，在小凳子上怎樣坐都不合適，不住地扭動着身子。老頭子，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些，一直說下去了。

「你們爹早先是跟我很好的，那時候你們爹也還得意，他又要面子的人，可惜不長壽；我說，要不是你媽，你們也够苦了。」老頭子靜靜地，有條有理地說。

姑娘在凳子上扭動着，臉上顯着悲切的笑容，但顯然這並非因了老頭子所說到的事情。

「我要死……」她想，「我不喜歡我爹跟我媽，我要睡一天，兩天，睡一百年……賣不到錢我才不管，沒有飯吃關我屁事！好吧！隨便吧！一，二，三，四……她們說，窗子台上一支杯子，杯子裏頭有螞蟻……」

「我們媽是那樣的。」忽然想到要回答老頭子底話，她說，苦痛地笑着。

「我呢，我就是這個樣。你曉得，我底兒子不成器，好比我無兒無女；早先我是得意過的人。總是好要面子，一請起客來就是十幾掉；天都請客，自己院子裏坐不下，還坐到你家院子裏頭去呢。不過，朋友總是好的。……現在，一行東西起碼要化一兩萬塊錢，我擺這個攤子就是一個人糊糊口，就是天王老子來我都不借借給他了，我說：『早先我得意時候，我借給人家多少呀！』」他靜默，思索着，姑娘緊張地看着他。「其實呢……上個月我底兩個朋友一個人借給我二十萬過節，說是借，其實是用不着還的，」他慢慢地說，「你曉得，早先我得意時候，這些朋友用過我的錢，所以，說是借，其實就是送我，我一定不要，他們還是要送我，說：『真是的，拿去用吧！』唉！現在的時光，你要真的借錢，大二分五你都借不到！所以我說，朋友總還是好的，這一輩子，我不欺人，人不欺我……」

張秀珍心裏不知為什麼有一點興奮；借錢的故事引起了她底興趣，感動了她，雖然她曾經聽說何老頭子是到處哀求好容易才借到這幾個錢的，他却寧願相信他底話，即，這錢其實是好心的朋友送給他的。她覺得這才是動人的，美麗的事，但隨即她就嫉恨、不滿、苦痛起來了。

「我們上個月借了十萬塊錢，」她感覺輕萬

地說，苦痛地笑着，「十萬塊錢，一個月就是兩萬塊錢的利錢！」她露出了憤怒的神情，但老頭子又說起來，她這種神情就又被渴睡的苦悶、呆滯的面容代替了。

「我要睡覺！」她心裏狂怒地叫，「我要跑掉！跑掉！不管錢不錢，不管攤子不攤子！我不！不管！不管！」她想，一面老頭子的聲音仍然在她底耳邊響着，「我不聽他吹牛！不管他怎麼講，我要跑，到上海去，永生永世不回來！」她想，憤怒地握着拳頭，睜大了眼睛，和渴睡掙扎着。

「我說，人我兩不欠。」老頭子慢慢地說，一面搖着扇子，一面伸手理了一下前面的貨色，「比方說，一瓶香水，發來就要八九千塊，你賣他一萬塊，他說，呸！你這是假的，值一萬塊嗎？你是騙子！……呸，現在的人就是這樣，發了財，就忘了。我們早先得意的時候……」

「這些買東西的人總是這樣的。」張秀珍，從她底朦朧、悠長的夢境裏醒來，忽然地說，並且笑了一笑，這笑容是奇特地溫柔，彷彿她愛着那些買東西的人。

「是的，你底話不錯。」老頭子說，一面抬起頭來，觀察了什麼似地，注意地，嚴厲地看這反抗了他的年輕的姑娘，這種樣子，好像剛才的那些話並不是他說的，好像只在現在他才顯出了他底銳利的靈魂和爪牙來似的。張秀珍，覺得錯了，覺得自己內心底秘密已被發覺，害怕地地看着他。

但這只是很短的時間。即刻那嚴厲、尖刻、責問的眼光不見了，老頭子壓下了無名的憤怒，仍然顯出了麻木的，安靜的臉，稍停了一下，重新說了起來。仍然是無窮的無情的聲音。天氣更悶熱，空氣靜止，時間也好像凝固了。這是永遠永遠的荒涼，炎熱的白晝！一個戴着大草帽的穿

長衫的人慢慢地走過來，雖然是在明亮的陽光下，却好像是一個影子一般。路邊的疲憊的法國梧桐上有麻雀短促地叫了一聲；一輛汽車在柏油路中央飛駛而過，它底玻璃的閃光看起來簡直是燙人的。小姑娘在那種巨大無比的苦悶掙扎着。

「我才不坐汽車！」永生永世都不坐這種汽車，殺死我都不！」她狂暴地想！呆呆地看前；她差不多不大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麼了。

「夜裏頭，涼涼的——下雨了。我喜歡我自己，我多好啊，他們都說，張秀珍好——你看那顆樹才怪——我喜歡早上，六點鐘我就睡醒起來了，到井上去打水，穿那件綠衣服，一點聲音都沒有，有麻雀叫，不過總好像有人在跟你說什麼話，」她想，甜甜地笑了一笑。但接着她又聽到了老頭子何永富底聲音，立刻她覺得頭腦上面發生了一陣苦悶的轟鳴，她覺得她要睡去了，但隨即她憤怒了，抬起頭來呆看着老頭子何永富。

「有一天一個穿高跟皮鞋的女人來買蚊烟香。」老頭子說，雖然仍然是靜靜地，無情地，却顯然是在和張秀珍剛才的那個似乎是愛着買東西的人們的奇特的笑容鬥爭着——顯然年輕的姑娘的那個偶然的反抗使他非常痛苦。「買都買了，付了錢，哪曉得聽了什麼一個男人的話，又走回來，說這蚊烟香不是老牌子。我笑笑，我說：「豬牌、猴牌不是老牌子，那哪個王八蛋才賣老牌子！」好呀，她臉也紅了，就要哭了，罵我是騙子，她說：「你們這些人就會騙錢！」那個男的就說：「帶他到警察局裏頭去！」我說呀，「哼，莫說警察局，就是蔣主席，我也是老牌子，我們這些人怎樣？我們這些早先得意的時候……」

「這些人是的，」張秀珍說，不覺地又笑了，一笑，顯着是愛着那些買東西的人——至少老頭子覺得是如此。於是老頭子重又用那種嚴厲、尖刻的目光在盯着她。她痛苦地騷亂了起來。

「姑娘，不是我說那個的話，那是你年輕！」老頭子何永富嚴厲地說。但沉默了一陣，他就又恢復了先前的神情和聲調，靜靜地，有條有理地說下去了。看起來這是永遠不會完結了，就像這渴睡、荒涼、炎熱的白晝一樣！「這真倒楣啊！我曉得他恨死我了，他是嫌我在這里擺攤子佔他底生意！我曉得！」張秀珍想，「不管不管！我要睡，我一個錢也不要賣。不過人家買東西的人本來就是這樣的！」她想，又夢幻似地笑了一笑，使得老頭子重又嚴厲地盯了她好久。

「我不管！」她想，憤怒地望着前面，覺得自己要瘋狂了。她竭力避開老人的眼光，忽然她拾起攤子邊上的一把小刀來，割破了右手底小指。她慢慢地割着，她不知道為什麼要如此，她也不覺得痛。她希望自己清醒，超脫這混亂、無望、可怕的光陰，而走到那黎明的井邊，那安靜、清涼、充滿着柔和的心底低語的境界裏去，愛自己，尊重自己，並覺得自己清潔。可是，看見血流出來，她恐怖了，她覺得要死了；她昏厥着。忽然地她喊叫了一聲。

「我不管！」她大叫着，站起來向街心奔去。「喂，怎樣啦，姑娘！」老頭子何永富驚駭地叫。

她站下了，向這邊呆看着。

「你不要說！」她忽然大聲說，「你自己一個人說好了，我才不管！我不要聽你的！告訴你別人根本就不壞人，我一點都聽不見！」她叫，火熱地吮吸着自己底流血的手指，同時哭出來了。她清醒了。她感覺到柔和的，寂靜的黎明，並聽見了心底低語了。

老頭子呆了很久，終於渴睡地大笑了起來。「瘋子！瘋子！哪個跟你說的呀！」他快活地叫，頓然地也覺得自己清醒了過來了，「你問問別人看好了，我一句話都沒有跟你說！」



## 鳳仙花

路翎

對於她所做的夢，劉吉青總是非常着急的，因為這些夢總是記不清楚。有一些夢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很甜美，另一些則模模糊糊，一點也不連貫，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父親底厭惡很是粗野，似乎仍然在不斷地呼着酒氣，在朦朧中，那張開兩腿而躺臥着的樣子也非常難看，母親是在睡夢中斷續地歎息着，好像有石塊重壓在她底胸前；在劉吉青的小床上，則是弟弟不時在惡夢中哭出來，有時並且粗暴地抽動，盲目地踢打着她。她可憐這房間裏的所有的人，因此就緊緊地抱着弟弟。

窗子上有青色的，沉靜的光明，看樣子快要天亮了。劉吉青抱着弟弟，想着剛才的夢，一點都記不清楚，焦灼着，但即刻就又想到了骯髒的小院子裏所栽種的鳳仙花——鳳仙花開放了，是粉紅、柔靜的，在水溝邊上挺直地站着，下午的時候讓當警察的吳振兵折斷了。但人們說，鳳仙花是會在一夜之間自己復原的，現在恐怕已經復原了罷。她很想下樓去看一看，但又非常胆怯，而且疲倦，迷糊過去了。

這十五歲的姑娘、貧苦、粗野的汽車修理匠的女兒，是一個非常愛饒舌的、精瘦、難看的小傢伙。人們都嫌惡而咒罵她，因為她喜歡說謊，喜歡裝出大人的樣子來談論，喜歡說出她所想到，夢見的一切；在無意間常常地說出什麼來，揭發了別人底隱私。因了這個，她底父親就總是要打罵她，並且用鬼怪，地獄來威嚇她。也因了這

個，她顯得很頑強，並不在乎打罵，而且出奇地懶惰。但實在說，她是胆怯、迷信、糊塗而心地柔軟的。

人們是在貧苦而骯髒的，狼狽的環境裏活着。每天一大早她底母親就把她叫起來，讓她去提水了。她出去了，於是一個鐘點都不回來，水缸沒有滿，爐子也沒有生着——她是在井邊和隔壁的姑娘在講着昨夜的夢哩！而人們是瘋狂般地嘲笑着她底夢，這已經成了人們對她所有的唯一的熱情了。「阿青，喂，說呀，昨天你又做了什麼夢呀！」人們大聲地喊叫着。她輕蔑似地走了過去，可是在人們不注意的時候，幾乎完全突如其來的，她自己說起來了：昨天夢見一隻大熊。於是人們大笑了起來，瓦匠金老二就吼着說：「有趣！有趣！大熊——是你底丈夫吧！」無論怎樣，這精瘦，難看的小女子總不能沉默。

弟弟底腿壓在她底肚子上，她迷糊地睡去了。她夢見——異常地，她從窗口飛出去了。天空是青色的，像是澄清的水，地面是沉靜的。即是骯髒，凌亂的院落也很美，鳳仙花開放着好像一棵大樹。月亮照射出來了，照見一種孤獨，漂亮的木房子，聽得見那裏面的鐘擺的滴答的聲音：在那裏面的休息是真正的休息，鐘擺底滴答聲清楚地傳到寬潤的月光下來，時聞是安靜而甜美。但忽然不是木房子，而是她父親的汽車修理廠。有火花迸射出來，漸漸地形成一大片紅光。汽車

廠着火了，父親在火燄中央不能出來了。她求救父親，她落在火中，四面全是火燄，她恐怖地大哭求救，然而人們在周圍拍手叫好。瓦匠金老二喊着說：「燒死這個小妖精呀！」她大哭了。不，是為了就要被燒死，而是為了人們果然這樣冷酷——她哭着醒來。

「阿青！」父親吼叫着，「什麼事呀，老子打死你！」

她看着父親的方向，很希望馬上就說出這個夢來，但又沒有開口的勇氣。她發呆地看着黑暗裏面，又想到了鳳仙花。當她再回想這個夢的時候，她就記不清了。怎樣也記不清，只是胸中有猛烈的悲涼。忽然地想起了空曠的月光下的孤獨的木屋子，以及從黑暗，安靜的大房間裏傳出來的時鐘底清晰而甜美的滴答聲。她凝望着這個風景，她心裏的強烈的悲涼就和它奇異地混合着。她覺得，住在這屋子裏，在寬潤的地板上走動，聽着時鐘的滴答，一面從大窗戶裏有幽弱的月光照進來，是很幸福，也很慘痛的。

周圍很偶然地一點聲音都沒有了。父親底鼾聲停止了，母親不再悲歎，弟弟也在牀裏邊安靜地睡着。這種安靜，以及從這安靜中發生的透明似的意識，是非常難得的，她覺得舒暢、自由、睜着眼睛，不再想睡了。她想到父親和母親，覺得他們整天地辛苦，並且總是戰戰兢兢地害怕着活不下去，一點快樂都沒有，是非常可憐的。周圍的所有的人，連她在內，都是這樣的，一點快樂都沒有。

她想，要是有一天大家都快樂地住在明亮、潔靜的房間裏，一點也不歎息，更不互相攻擊咒

屬，就好了。……外面的天色好像亮了一些，這柔和的亮光並且好像在流動，包圍了她，於是她在朦朧、甜適的悲哀中入睡，夢見了鄉下的田地。好像是很小的時候，爺爺還活着，牽着她在麥田中央走着。兩邊的麥子比他還高，她覺得極爲尖銳的幸福，這種幸福使他哭起來了。她很傷心，然而一點也說不出來究竟爲什麼傷心。剩下她一個人在茂密的茅草中走着，茅草在她周圍圍立着好像樹林，昏暗地遮住了天空。在茂草底深處，是一個複雜而奇怪的，迷人的世界；充滿了芳香，到處都是活潑的、美麗的昆蟲。長鬚的牛

郎飛到草梗上去了，金翅的甲虫，渾身閃着藍色的光，圍繞着這草梗而飛舞着；這使她多麼高興。但忽地一頭山羊出現在她底面前，用它底柔順、安靜、疑問的眼睛看着她，她也看着它，互相地悄悄地對立了一下，她悲傷地哭起來了。她不知道爲什麼會這麼傷心。但忽然地不是茅草，甲虫和山羊，而是擁擠的、夏夜晚的小街，她哭着走過，覺得一切都熟悉，在一家白鐵舖底門前她站下了。白鐵舖底破爛的門上貼着黃紙，上面寫着字號的名稱和工作的種類，她不認識字，但它們對於她也是熟悉的。她看見門內，白鐵匠老了，死在牆角落裏，那裏點着一盞幽暗的燈。這老人工作了一生，死了，人們遺忘了他，不過他終於休息了。她覺得她正是在爲他而悲哭；她認得他的，他是她底外祖父。但隨即又夢見鳳仙花開得好像大樹，極其挺直地站立在院落裏，遮蓋着白鐵匠底破爛的房屋。

蘇醒來，心頭仍然顫動着那強烈的悲傷。她出神地呆看着睡在對面的床上的母親。她聽見她在翻身而歎息了。

「媽，我夢見外公！」她大聲說，被自己底聲音驚駭了，屏息着。母親沒有醒來。在寂靜似的寂靜中，她覺得自己的聲音很不真實，於是又

喊：「媽，我夢見外公！」但母親仍然不醒來；也許是故意不聽她。她恐慌起來。接着她完全清醒了，緊張地爬起來，下樓到院落裏來了。

她是來看鳳仙花的。她恐怖着；院落裏的清涼和寂靜使她稍稍鎮定了一些。周圍上下的密集的人家全在睡覺。她發着顫，輕輕地走到水溝邊去，蹲了下來，伸手向黑暗的角落裏摸索着。鳳仙花仍然是折斷的，並且連葉子都垂着，看來似乎已經死了。她興奮地輕輕地摸着一朵花而撫摩着，一片潮濕的花瓣落在她手上了。

她站了起來。「它死了。」她想，「不過，也許天一亮它才活過來的，聽說總是這樣。我去年做過一個夢，有一個道士跟我托夢，要是鳳仙花死了，我就也活不長久。不過其實我也不想活！」她想，稍微有點對自己底思想吃驚，發呆地站着。

她站在小院落底微明中——確實的，天快亮起來了。從四面的人家底窗子裏，呼吸聲、歎息聲和忽然的壓抑而苦悶的喊叫聲連成一片重濁的浪潮，在昏暗和微明中起伏着，向她湧來。天逐漸地亮了，昏暗和微明交融，各處都顯得溫暖，透露了深刻的、豐滿的顫動。她不再恐怖了。她感覺到，周圍的這些辛苦的人們——她固然看不見他們底形體——現在確實都休息了，不久他們就要起來，他們是不關心她底鳳仙花的，但是她不責怪他們。無論他們曾經怎樣凌辱過她，現在她感覺到他們，傾聽着從他們底窗口透出來的聲音而有莊嚴的感覺，她相信——她愛他們。她忽然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了，她忽然非常害怕這會是一個夢。

她不會睡着了。無需母親呼喚，天一發白她就再下樓來，向她底鳳仙花走去。瓦匠金老二已經起來了，在屋簷下，端着一杯水，用一塊布蘸

着水而擦着眼睛。她走到鳳仙花面前去。它仍然是折斷的，可是葉子已經開展——它沒有死。她轉過臉來快樂地向着瓦匠金老二笑了一笑。

「怎麼樣，又做了什麼夢嗎？」金老二大聲地嘲弄地說，然而那聲調却並無多大的惡意，這鼓勵了她。

「你看——我夢見鳳仙花活了！」她快樂地說，眼睛裏閃耀着光輝。

金老二向鳳仙花冷淡地看了一眼。

「我明天要把它連根拔掉——看你還做什麼夢！」他威嚇地說，一面用手指頂着那塊濕布在嘴裏刷着，走進他底黑洞一般的小房間去了。

她呆站着，想要和他辯解，但忽然笑了一笑，走到他底窗口去。

「二叔！」她柔聲喊。

「怎麼啦？」金老二假裝冷淡地說：「二叔二叔的，又親熱起來啦！」

「本來，二叔，我也沒得壞心思；」她說：「流下了眼淚，二叔，我求你不要拔我底鳳仙花，不然我要死的。」

她底聲音是這樣的溫良而清晰，含着莊嚴的確信的力量；在這樣的黎明裏，它所給予的印象是近乎神奇的。金老二抬起頭來，看見她眼裏的淚光，站住不動了。

他沉默地弄着這精瘦，難看的小女子。

「本來呢，阿青，我們大家都是苦人，」他莊嚴地、教訓地、好像是憤怒地，大聲說：「老實說！我本來是喜歡這個鳳仙花的——不過，我還是要說我不喜歡，隨便你做什麼夢！嘿！」他說，天真，俏皮地笑了一笑。

阿青扮了一個鬼臉，飛快地就去提水了，像一切想着夢想而證實了自己底愛情的姑娘一樣。

一九四七，七月

# 工 作

(小詩小集)

朱 谷 傳

活

痛苦地活  
頑強地活  
活在熱情的火焰裏  
活在生與死的搏鬥裏  
呼吸愈困苦  
信念愈堅  
生命愈有力  
在這片  
沖激着仇恨和愛情的  
土地上  
夜更深  
歌聲更響  
火光要更明亮……

四七年六月一日

致 悼

默悼  
戰死者  
默悼  
不屈的靈魂

深夜裏  
對着燈  
我們想念  
那燃燒過的火焰  
想念  
那些隕落了的星星

我說  
我們不必悲哀  
我們也要  
把自己看作火焰  
在黑暗中  
不息地燃燒  
或者 將生命  
化作閃電  
在暴風雨下  
呼嘯 掠滅

七月十四日

工 作

——想着F  
這時候  
白晝消退了  
狗吠

嗚叫着

狐狸  
裝扮作上帝  
嘲笑過人的鬧市  
而人  
在睜開眼睛做梦……

慘黑的夜呵  
風急，霧重……  
同志  
你呼吸得好麼

「寂寞……」  
我聽見你在說  
而從你龐大的影子  
我還看見  
你困戰回來的  
沉重的疲乏  
和那幾乎佈不成陣的  
窘迫的戰鬥……

現在  
我的心胸  
也無比的灼痛  
我說不出什麼來  
我只想  
趕緊工作  
我也希望  
能分担一些你的寂寞……

九月六日





人的靈魂  
怎麼能賣給惡魔呢

我們

離開他們

像離開毒蛇一樣

離開他們

像離開僵屍一樣

離開他們

像離開虎烈拉一樣……

我們不能像

Night Lodging 裏的沙丁說

—你給我五盧布

我就承認你是英雄，天才……」

因為，那才是真正的

可恥

### 鋼底祈禱

美·卡爾·桑德堡·雷震譯

把我放在鐵砧上，呵上帝！

擊我鎚我成爲一支起重的鐵杆。

讓我曳動老朽的牆壁。

讓我舉起並拔鬆陳腐的地基。

把我放在鐵砧上，呵上帝！

擊我鎚我成爲一枚鋼釘，

把我鑽進那維繫着摩天樓的鐵樑裏，

用熾熱的鉸釘糾我到中心的鐵樑去。

讓我變成一頭大釘支持着摩天樓穿過藍色的

夜進入白色的星。

## 祝福·寫給牧青

晨 克

### 祝福

妹妹來信說

我們底城披着光了

我想起那些在幼年日子裏的

我底彩色的夢

我想起我的新地

在春天裏：

花底海

笑

和充滿信念的勞作

想起騎白馬而去

那出發向深山野林的我的兄弟們的

射擊的姿態

我祝福

更遠的那些寒冷的地帶

將有好太陽出來

而想起

老媽媽感激的淚珠

我想唱支歌呀

寫出我底復仇的快樂

### 寫給牧青

不是你，在低矮的屋角

教給我唱那支悲壯的戰歌

不是你

用彩色的筆繪着油菜花開的地

嚮往着一次飛行

焰火樣的生命

燃燒着你飢餓的青春

憤怒地你從窗口看見重重柵欄落鎖

終於，你越過牆去

像燈

在這夜的崗位上你守衛過

兄弟呵

無論在什麼地方

不是——

「既是黑夜裏一粒火種

這裏可以發光

那裏也可以照耀……」

# 墮落的戲，墮落的人

看「陞官圖」演出以後

杜古仇

去年上海演出「陞官圖」後，繼續演出過「裙帶風」「女人與和平」，於是爆發了非常激烈的關於清算李健吾等的市儈主義作風的鬥爭，打聽求財的市儈們着了慌，忙拾出郭沫若先生來把幕布一關，於是鬥爭就被迫不得不結束。是被迫而結束，也就自自然然更加深了人們對市儈李健吾們的憎恨和郭沫若先生的憤懣，只是他們在沉默着吧了。這些論爭注意是注意過的，但自己沒看過作品，也沒看過演出，自然無話可說。這次北平助學會演出了「陞官圖」，我有機會去看了。在這裏我覺得我應該說，我是像當作傀儡被人任意擺佈，帶着被污辱過後的屈辱而憤懣地走出劇場來的，我覺得我不是走進了一個可以激發對現實人生的熱情，可以教育人們真實地去感受去思索去更深地生活的劇場，而是花了五千塊錢和四個半鐘點，跑進了一個作者陳白塵君把自己把他的人物以及觀眾當作傀儡當作傻瓜的玩具館，也是讓他自己讓他的物以及觀眾狂嫖一通的亂淫窟！戲劇在這裏不是叫人怎樣去深沉地生活的東西，而是傀儡戲和春官圖的展覽！

說「高度反映了現實」，其實正是可怕地遠離了現實的，因為它首先遠離了作爲今天的現實歷史內容之一的深沉的戰鬥精神批判精神。悲劇也吧，喜劇也吧，它首先需取得活的現實內容，和表現這活的現實內容的活的藝術性格。我們所要求的不是虛偽的傀儡戲，更不是刺激性的色情畫。「漫畫式的手法」也吧，「卡通化的手法」也吧，都不能離開作品的活的內容。作品本身如果沒有首先獲得真實的內容，沒有取得活的藝術面貌，那麼一切好聽的名目都只是欺騙的幌子，都不過是包裹着醜惡和毒素的外衣吧了。正由于「陞官圖」是沒有取得藝術生命，內容上沒有取得活的面貌，因而那裏面的所謂暴露黑暗暴露醜惡的「黑暗」「醜惡」，就都成了作者的沒有生命的繪圖演義。因此那裏面的使觀衆叫好、衝動、陶醉的色情的場面，就不得不使我們懷疑作者是在拚命迎合觀衆的性慾要求和挑撥觀衆的卑下的感官而寫作的，而這些色情場面却反而使人覺得是這劇的重點所在！毫無疑問作者也是在一種衝動而陶醉的狀態裏面津津有味地寫這些場面的。看「陞官圖」我們就彷彿看見了作者是一頭性慾勃發的動物，在生活裏面得不到性慾的滿足，便最癡癡地跑到作品中去舞臺上去，讓觀衆或讀者和自己一道在他所「創造」的人物裏面狂嫖一通去求得滿足。

從復旦寄來

我們這邊……只要在壁報上寫過幾篇文章的人，就會裝出一付作家的面孔來，是相當恐怖的。搖頭擺腦，用女人的聲音朗頌田間底詩的男詩人也在，整天躺在茶館裏分這個爲一派，分那個爲一派的人也不少。更可怕的是用那些新的政治教條做爲武器的人，凡不合教條者

在「陞官圖」我們看到的所謂「現實」的東西只是作者的蒼白的概念播弄，人物成了背誦作者的公式教條的木偶，甚至可以說是空氣，沒有絲毫活的氣息真實的性格。除了看到操縱在作者手掌中的死的木偶的扮演以外，我們看不見一點真實的歷史的活動，無法從它獲得一些活的真實的啓示，當然也就不可能有一點點使人向現實深進的力量。觀衆除了得到無聊的笑樂和上面所說的性慾的陶醉以外，一點什麼也得不到。對現實的認識更不必說，因爲那些只是彩色的紙片。當然更談不上「憤慨」「憎恨」，因爲這只是虛偽的彩圖。只有真實的活的東西，才有可能激發觀衆或讀者的深沉的愛憎，像「陞官圖」這樣的虛偽的繪畫或色彩演義的色情畫，只會把讀者觀衆帶到足不着地的輕飄飄的醉醺醺的烟霧裏去。因此也就是吸引入遠離深沉的戰鬥的現實生活的。我們看到作者盡情地作弄他的觀衆，拚命地對觀衆賣俏淫淫，我們感到了極大的屈辱！不是來看熱鬧看色情的彩圖的人們，大概都會對這些感到難于忍受的。

這是穿着「現實」的外衣的市儈主義，這是藉「暴露醜惡」的掩蓋下的白日淫淫。這樣的戲劇是促使觀衆墮落的墮落的戲劇，而它的劇作者却正是墮落的人！

一律打殺，把理由用棍子向他們底耳朵裏搗也搗不進去的。要是我們推薦了好的作品，他們就疑心你是某某一派裏的宣傳者。這是從上海的文壇上學來的，上海的文壇比之法國底節場，是有過之無不及；互捧的醜態，捧者說他沒有看過某先生的作品，但斷定它是好的，主題是正確的，題材是實在的……等等。

T·七月二十日

# 希望

(雜文集)

舒 蕪

## 希望

耳先生說：「抱着希望的心的人，總不會失望的。」

是的，希望是有力的。在人類的生活裏面，能希望，就是勇敢；敢于希望的，就是最有力的人。

我們的民族太古老了。許多人被沉重的過去和更沉重的今天壓彎了腰，只看到鼻尖下面一小塊灰色的土地，再也抬不起頭來希望什麼；一天一天，腰更彎，離灰土更近，就這麼把民族的命運連同自己送到灰土裏去活埋；這，是可悲，更是可惡的。

今天，是必須伸直腰，抬起頭來的時候了。有大的希望破滅過了麼？那麼，把它再組織起來！把它更充實起來！失望是由希望引來，也只有希望能把它擊退；堅持着希望吧，一定能把它擊退。「抱着希望的心的人，總不會失望的。」  
「敢哭，敢笑，敢罵，敢打。」還有，敢希望。

或者說，「敢哭，敢笑，敢罵，敢打。」都因了敢于希望，也爲了敢于希望。

(一，一九。)

## 不必高深

幾千年的反人文主義的傳統，使得中國人失去了許多較高級的，或較深刻的情感的可能，只是匍匐在日常庸俗的一些小小的悲歡的平面上。近來，外國文學名著的翻譯介紹，是打破這個平面的有力武器，這是很好的。

然而，是多麼難啊！——把人那些高的深的東西，仍然拉到那個情感的平面上去，如我曾在「關於『立像與胸像』的兩件事」一文中說過的，這是一種可悲的障礙。

而另有一種，做得很好，穩做得一式一樣，實際上却是玩弄這些高的深的東西，從這中間得到雅緻的享受；更實際上，當然還是出發于那個傳統的情感的平面：這就不僅可悲，而且可以斷定爲可惡的吧！

我們願意向着高的深的地方追求，但與其高而虛，深而偽，在我們，又無寧低而實，淺而真了。

魯迅先生有許多反語，謙詞，其實並不僅僅是反語，謙詞的。

## 人的最大的責任

人從母胎裏出來，首先就得經過一場戰鬥：必需不是死胎，然後才是嬰兒。  
助產士第一要聽的，就是胎兒落地後的第一

聲啼哭，從這證明生命。而這就是向生命宣戰的聲音。這意義就是，向生命宣戰，然後才是生命，——又是一場戰鬥的開端。

那麼，生命的定義就是：戰勝了死亡，接着又還要戰勝生命本身。

但這宣戰書背後的詳細計劃是些什麼，只有新來的小戰士自己懂得；旁人，即使父母，都無從刺探這種機密，他們只能用所謂「教育」，旁敲側擊的，探出一個大概來。

本來，這也不足怪的，既是宣戰了，當然就只有自己負責；誰曾見過一個宣戰的國家把她的「一切作戰計劃公開」？可惜的是，有許多人，到後來，竟把它遺忘，遺失了。于是，戰固然無從再戰，請降請和又都已不可能，結果一敗塗地而歸。

人啊！嚴密的保管你自己的作戰計劃吧！這是你最大的責任。

## 無神論

你說，不該把羔羊送進狼口；但是，別有人說，應該把凱撒的還給凱撒。我呢，我不相信上帝造羊就是爲了狼，但我相信凱撒製造出來的東西，當然還該歸于他自己。

何況，正如詩人所歌唱的：告訴你，兄弟，我相信地獄。——上帝在哪裏呢？

何況，正如哲人所指示的：這個國家裏，只有狼樣的羊和羊樣的狼。——真正的狼又在哪裏呢？

沒有上帝，就沒有誰能站出來，說：我是救

世主。沒有真正的狼，也就沒有什麼僅僅當作羔羊而被吃掉的真正的羔羊。「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說，一切不合理的，也都是合理的。我，在這裏，替這個世界和它的秩序辯護。

那麼，我們還是相信無神論吧！而且，倒要祝禱真正的狼的降生。（四，八。）

### 生命的辭受和取予

不要以「萬歲」祝我！我愛世界，只因爲它和我有關；我愛生命，只因爲它于我有用。

你想，倘竟被逼迫着非活到萬歲不可，活着活着，眼看着自己所喜的與所惡的，所愛的與所憎的，要報恩的和要報仇的，要擁護的和要打倒的人們，一個一個，終于一齊死去，只留下一個自己，無所喜也無所惡，無所愛也無所憎，恩仇同盡，友敵兩空，背負着于我已無絲毫用處的生命，在這與我已無絲毫關係的人世，茫茫然的走來走去，那是怎樣的一種情形？

告訴你，我說，那是可怕的。

我活着，爲了我的恩人和仇人。我所禱，給我的生命够我用來酬恩和報怨。倘上帝居然特別優待，給予我的日子有了多餘，即使只有一天，一小時吧，我也只好恭敬的奉還，請代我送給須惠着的人去。

可是，倘給得不够呢，我可也不打算客氣，只要有可能，我會借用，乃至奪取別人的生命，向着我的仇人，乃至生命也有着多餘的我的恩人。（一，一九。）

## 一個色情的彩棚

灼人

——看「陞官圖」後的一點感想

從藝術的眼光來看，「陞官圖」是一個滲雜着相當濃的色情成分的彩棚。彩棚是工匠用各種色彩搭架起來而成的一個好看而沒有生命的東西。「陞官圖」就像這樣用各種材料剪貼堆集起來的一個戲，五色繽紛，趣味濃厚，各方面都糊得很緊，沒有一片鬆弛的地方；滑稽諷刺，笑料燦然。這樣的戲準博得一般觀眾的歡笑，甚至會笑得折腰捧腹，落掉了牙齒。就這樣笑着，把沉痛憤恨的情緒淡薄下去了，沒有了感受和激動，本來應該憤恨的，反而得到一肚子的娛樂。尤其使一般觀眾感到快樂的是劇中的色情地方。知縣和馬小姐一出場就是「低頭密語，相擁而出」一退場就「神魂顛倒地相擁而下」，令人快慰肉麻。馬小姐與知縣太太的爭風吃醋，更是令人爲之骨酥，而且爭風吃醋的場面一而再，再而三，令人應接不暇，快樂得淋漓盡致。無怪乎「陞官圖」在上海一連上演四個月，一百幾十場，轟動了全市。劇作者陳白塵先生也因此發了財，有了金條，住了洋房，買了全新的西式傢俱！也許因爲陳白塵先生是個出名的喜劇家，慣用輕佻的筆法，諷諷現實，忘記了諷諷底下的含淚悲痛的情緒。我說是「忘記了」，而不說「沒有了」，因爲像這樣有詩意的劇作，陳先生下筆的時候，心裏不致於沒有一點沉痛吧。至於爲什麼「忘記了沉痛」，其深一層的根源則不得而知，莫非喜劇家慣用輕佻的筆法，寫喜劇時常常是這樣的麼？喜劇，除了給人以笑樂外，不應該給人以沉痛的感受麼？喜劇中的人物不應該有各自的凸出的個性、意識、和更深的人性麼？「陞官圖」裏的人物，除了作爲作者筆下的小丑而外，沒有一個具有深刻的真實的生命。馬小姐和知縣太太，這兩個女性，差不多一樣，簡直不成其爲人，這不過是兩個沒有生命的東西，是兩個供人取樂的活的肉！這就是所謂色情文學。色情的劇作，「陞官圖」可算是開其端，其後如「裙帶風」，「女人與和平」等色情劇作，便接踵而至。這不能不說是「陞官圖」無意中給與的壞影響。有人說，色情的劇作「陞官圖」是無意爲之，「裙帶風」，「女人與和平」却是有意爲之。不管有意無意，希望劇作家們寫作的時候，要考慮到它所給觀眾和讀者的影響，讀者和觀眾是不是有所感受，是怎麼樣的感受。不要把讀者和觀眾當作僅僅尋求生理上笑樂的動物，請把這些把醜惡化爲滑稽，把悲憤當作遊戲的東西扔掉吧！

# 「馬凡陀的山歌」

吉 父

我們底詩需要新鮮；但那是新鮮的血液和新鮮的生命，而不是最近出廠的脂粉和奇裝異服。馬凡陀，好像也是爲了追求新鮮（用批評家們說法是：諷刺現實政治，接近人民大眾……云云）而寫他底「山歌」，但給讀者的最初的印象，不過是一個穿厭了都市底，泊來底，各種濃裝豔服的小市民，自感到在這個色情橫溢的市場上再不足以逗引行人注目，而換上鄉村底十頭土廟的裝束（其實還不够「爐火純青」）。然後沾沾自喜要別人喝采，也自己「采」：「這才新鮮呀！」

我是仔細讀了兩遍的。詩人的確大刀闊斧地對現有的現實給了許多否定，然而却難得有向上的作用，難得引起讀者底共鳴和激動。因爲詩人寫詩的時候，本身就不會激動過。「標題音樂」這首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詩人自己也說：「以上字句差不多全是報紙上的廣告用語，特寫通訊，和電訊中的原文，大小標題，以及電影名稱等。湊在一起……」由此可見詩人底創作態度和創作方法了。此外九十八首，也大都以報紙新聞爲材料，非常「客觀」地記錄下來的一些奇怪的現象。對於這些現象又該怎樣呢？詩人不會低能到使每一首都成爲「標題音樂」必須有所不同，最好是「憤慨」一下，於是才加上或者剪貼上自己底「憤慨」。所以，即使詩裏有些「憤慨」那也是灰白的，無色又無光的。自然也就不能有什麼力量了。

詩，應該是詩人底主觀的精神作用所迸發出來的情緒底火吧？總該是純然的意志底力量的表現，人格底力量的表現吧？如：詩人首先就沒有爲他底對象所苦惱、所困惑、所激動，也就必然地不能對讀者發生同樣的作用；如果詩人僅僅是爲了炫耀自己底「智慧」而寫一些俏皮的句子，也就必然地要對讀者發生極荒謬的效果。例如：

「發票貼在印花上，  
寇丹塌在脚趾上，  
小兵出巡馬路上，  
吉普開到人身上。」

該算得是詩人底警句，然而，在讀者底感覺上，只是：「你看，這多滑稽啊！」難道這就是詩人所預期的「效果」麼？難道這就是詩人及其批評家們所讚許的「諷刺」麼？

諷刺也是一鞭一血痕的，決不同於袖手旁觀者底莫關痛癢的冷嘲熱笑。或者也欠公平，說詩人沒有一點點真的痛苦。例如：詩人生活在重慶的日子，不願意上坡下坡地走路，一定要公共汽車不來，於是煩惱了，模仿西蒙諾夫底調子寫起「公共汽車抒情詩」來。勝利了，詩人飛回了上海。（以「一千呎下就是上海」，可以證明詩人有飛的幸福。）上海，已經今非昔比，電車擁擠，於是詩人又煩惱了，懷念起公共租界，「懷念黃色公共汽車」了這是十足的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底煩惱。也只有這些煩惱。但是，詩人却要表現民衆底痛苦，民族底痛苦，便不能不以耳代目，以空想代實踐了。爲要寫得使「人民大眾喜聞樂見」便不能不模仿民謠了。

這本「山歌」，我們固然無法說它不像民謠，但無論怎樣，它決不就是民謠。民謠有強烈的生活氣息，有激動的生命底呼喚，有控訴，也有希望；它是原始的，樸素的，最直接的，從靈魂深處發出的痛苦或者歡樂。然而，我們底詩人底「山歌」却是用冷眼旁觀的態度收集題材，再用打油詩式的手段狡猾地將破碎的外國話和本國俚語揉雜在一起的成品。這不過是剽竊民謠底「形式」，「技巧」地化裝一下。民謠底生命呢？民謠底精神呢？正是「生意難做我管他媽！」

一不做二不休，詩人索興痛痛快快地作起文字遊戲了，詩人輕佻地模仿西蒙諾夫，模仿英國底韻文、模仿「王大娘補缸」，「游擊隊歌」，以至於「妹妹我愛你」。寫詩成了「變戲法、戲法變」。詩人自然痛快，但給讀者一些什麼？讀者能夠從中獲得一些怎樣的啓示？

批評家說：這本詩底好處是政治性很強（大意）要是詩人連這塊金字招牌都不打起，用他底空洞的叫喊，乏力的咒咀去努力符合當前的政治要求，他還有什麼能够感讀者呢？何況詩人是聰明人這個辦法也最簡便啊！詩人的虛偽的製作得到了勝利，於是「感謝讀者」了。

「我的山歌有人愛，情願唱得嘴巴乾。」這就是說詩人還要躊躇滿志地歌唱下去，也就難怪有人要恭維這本「山歌」難怪有人發出了「向馬凡陀學習」的號召。但是我們却不能不迎着這樣的光榮的隊伍澆一盆凉水……這會把新詩帶入甕道的！

## 大的目標一致

——由「帶路的人」讀後想起的

葉北木

正如同編者先生在「帶路的人」的編餘小記裏面所告白的：

我們認為：在詩的創作上，祇要大的目標一致，不論它的表現是知識份子的感情或勞苦大眾的感情，我們都一樣重視。

先前，在文壇上，由「女人與和平」所引起的對於市儈作風的論爭裏面，我們會多次聽見替李健吾先生辯護的人們大嚷過「祇要大的目標一致」的話，那之後，所謂論爭，也就在這話的威力下似乎果然消聲匿跡了。爲時未久，或者說，尙未得「定於一」的「結論」吧，現在，現在在所謂「詩創作上」我們忽然看見的，又是一個「祇要大的目標一致。」

在這個如同寶蓋的口號下面，倘若真是忠實於我們現實人生的東西，我們自然除了敬愛以外還要學習的，絕無話可說。但要是把這作爲護身符而企圖從中投機，企圖欺騙讀者的，我們讀者，不客氣的說，我們是要抗議予以揭穿的，因爲這正如社會有所醜惡，呼之爲黑暗一樣，在文壇上，在作者與讀者的關係上，以無恥的化裝的姿態混亂着的東西，這也是黑暗我們不能沉默！

因爲：時代，是這樣的時代，一切生活的人必須更爲真實，不容許腐爛存在，也不容許虛偽存在，因爲，這樣的時代，尤其是她所要求於民主歌手的，是進軍的鼓聲，不是低唱；是衝鋒的號角，不是呻吟。

而現在，在高揚着「祇要大的目標一致」的大旗之下的「詩創造」中，我們看見的是什麼呢？不錯，「不論它是描寫社會生活，大眾痛苦，戰爭慘象，暴露黑暗，歌頌光明，或是僅僅抒寫一己的愛戀、悵鬱、夢幻、憧憬……祇要能寫出作者的真實感情，都不失爲好作品。」原來都是「不失爲好作品」的作品呢，啊哈。

既然是「好」的作品，我們是當然好好地拜讀了的。但是讀來讀去，「頗覺遺憾」，却終於讀不出個「好」來，這也許是因我的欣賞力尙在原始階段罷——不夠的很，否則，真是有意「吃毛求疵」。

但，又多麼可惡，相反地，就把壞的欣賞出來了。

就拿作爲刊名的「帶路的人」來說吧，江天漢先生的「帶路的人」，我祇覺得這不過是一套人生哲學的變戲法，不過是「還有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動物，都在告訴我們一段經歷，教我們怎樣去磨煉自己，從這個起點到另一個起點。」如此而已，從這樣的詩裏，我們能汲取些什麼來呢，能呼吸些什麼來呢。

與烟和火所燃燒的現實相照，多麼靜，不，多麼死氣！與在這樣的現實裏的平凡而卑微，但固執而堅決的爲真理而戰的人生對比，是多麼旁觀地，冷然地，從詩裏面，我們難以看出作者所迫近的人生戰鬥的主觀力量來，作者毫無沒有和他的現實世界所生發的愛和憎的感情交流，絲毫沒有感染他所接觸的這現實世界的血的衝擊力和呼喚力，作者，而且還超然在這之上，十足的像一個哲人，如同人性論者沈從文那樣「人性論」的哲人。

超然地在「路旁石縫裏的一株小草」之上，超然地在「懸崖下的一切泓泉水」之上，尤其是超然在「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動物」之上，以哲人的慧眼與慧心，洞見而且感知：「都在告訴我們一段經歷，教我們怎樣去磨練自己，從這個起點到另一個起點。」作者的「我們」，自然是同他一樣超然的人們了，絕對不會是「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動物」之類。因此，是怎樣的「磨練」，我們，在飢餓和暴力統治之下的「蹦蹦跳跳的小動物」，該不難理解的罷！是怎樣「從這個起點到另一個起點」的呢，作者詩曰：

「我們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裏，

拾到一枚貝殼，捉到一個青蟲，

都會引來一陣欣喜，好像

這世界已經屬於自己，而自己却

被一團障礙困守住，

翻過來，跳過去，在一隻手掌心裏。



有一天忽然醒來，  
 燒焦了自己的鬚髮，  
 從水裏的游魚，天空的飛鳥  
 得到了啓示，於是

涉過水，爬過山，  
 拋棄了心愛的鏡子，  
 開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尋找世界。」

是「從這個起點」：有「貝殼」可拾，有「青蟲」可捉，有「欣喜」可「引來」，那麼，去「到另一起點」的「起點」，我們該不難猜出的罷！何況作者又直接告訴我們：「今天我們不會再輕易去嘆息：一朵花的凋謝，月亮的殘缺；一粒星的殞落」呢，何況作者超然的心已經深憫這些會「給我們預示了將來到的一些憂患」呢！於是，花謝、月缺、星落、以及小草和泉水，「還有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動物」，這些「生命的變幻」；生命的經歷，都給作者「填平了」未走過的「多少崎嶇和坎坷」而領「我們到一個新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了。

我們也並不是看不出作者的苦惱來的，什麼苦惱呢？就是雖然在有一「貝殼」可拾，有「青蟲」可捉，有「引來一陣欣喜」的世界裏，不能滿足了，也就是：「忽然醒來」。所以這世界「好像」是「已經屬於」作者，然而又覺得不是，覺得是「在一隻手掌心裏」，「翻過來，跳過去」，簡直形同「小動物」在「蹦蹦跳跳」了。這大概便是江天漢先生從現實所得到的唯一的感應吧！大概就由此行這「一點感應，而去尋找那「自己世界外的世界」吧！

「從這個起點到另一個起點」，這中間，作者的心理過程是多麼清逸的啊，一點點紳士的煩惱，如此而已。而這樣的精神世界，和沈從文們所追求的，正是一樣的。

沒「戰鬥欲求，沒有人生欲求，這樣的詩，却是在「大的目標一致」的旗下走出來了，「帶路的人」，請問給讀者帶向那裏去！這樣的詩，打着「大的目標一致」的大旗，談什麼民主鬥爭，不能不使我們感到侮辱，因為，這樣的詩，正是一種小資產階級逃避現實的反映……

如果說：「詩人底聲音是由於時代精神底發酵，詩底情緒的花是人民

底情緒的花，得循着社會的或歷史氣候」，（胡風：在混亂裏面）那麼，一切反現實主義的豎琴的低唱和呻吟，停止吧！否則，掛着民主招牌，充當鬥士是不成的。

M·高爾基說：

真實有兩個：一個是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另外一個是新的，健全的，在舊的「真實」之中生長出來，而否定舊的「真實」的。

「帶路的人」既然能刊於「詩創造」，那當然是「不失為好作品」的了，而既是「好作品」，當然是作者寫出他自己的「真實情感」了。那麼，「帶路的人」的作者的「真實情感」是怎樣的呢？我的理解是：倘真有真實情感，這「真實」正是一個臨死的，腐爛的，發臭的。我所能熱愛這「帶路的人」的「詩創造」的編者先生，一定也很「真實」，這樣的真實。

多麼動人的話：「己的愛戀、悵、夢幻、憤懣，真實情感……在「大的目標一致」之下，一己，存在着，而且「真實情感」地存在着。一己，在「祇要大的目標一致」之下，存在着：不慚愧，不知耻，祇要情感真實，好呵。

站在同一目標之下，誠如默涵先生所說：「批評還必須分清敵友，對於自己，對於友人，批評是爲了加強團結，指出缺點，是爲了思想上更靠攏，更一致，是同心同德的，而不是離心離德的」，那麼，對於這樣公然打着「祇要大的目標一致」的旗幟，行進其市儈主義的「真實情感」，「一個是臨死的」真實，該怎樣呢，難道他們是我們的友人嗎？我們是分得清的，這正是我們的敵人，該打擊之，無論它是怎樣的化妝，喊着怎樣的口號，打着怎樣好看的大旗。

「我看中國有許多智識份子，嘴裡用各種學話，來粉飾自己的行爲，其實都是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是被他遇見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像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却只是一條排洩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魯迅實簡）

這樣，就帶住吧！



# 向遠方

——寄洪和流

石 岩

蒼鷹必然地要飛向空闊的山野，勇敢的人一定走向壯麗的遠方。

七月，古城蒸騰着恐怖的毒霧，而遠方却響起了戰鬥的號召。你們走了，毫不猶豫的走了。人民的隊伍里增加了兩個最好的射擊手，而我却失去兩支火炬。日子驟然陰暗了，寒冷了；我受到了寂寞的啃噬，我感到了孤獨的痛苦。

你們去了  
好像在冰冷的冬夜  
從我們身邊  
移去了火盆

我反覆的讀着別人的詩句，我抑制不住失去戰友的痛苦。房子，那麼空，院子，那麼靜，沒有什麼可以擠掉我心頭的寂寞。不，我有一扇遐想的窗子。每當這窗子打開時，那壯麗的遠方便向我奔來了。

山巒歡樂的扭結着，倚伏着，河流用洪大的聲音唱着生命的讚歌，原野遍佈象徵着豐滿的生命的鬱綠……而在這勇壯的自然的懷抱裏，最艷麗的花朵——人，都在緊張而愉快的工作，真理像五月的花的香氣，在迅速的擴張，佔領，炫人的奇跡一個接着一個出現……

你們像燈蛾撲火一樣狂喜的撲過去了，像久困在嚴冬里的生靈迎接春天一樣欣悅的奔過去了，像野性的馬望見了遼闊的草原一樣興奮的跑過去了！

現在，你們是投入了你們久久渴望着的遠方

了：像魚兒入了水，像鳥兒翱翔在開朗的天空。我羨慕而且妬忌，你們是那樣的幸福：自由自在的呼吸，大聲地說出心底的話，縱情的歡笑與喧鬧，熱烈的愛着或被愛着……而我，却像囚徒一樣被拘禁在這血污的古城中。

在這里，活着更困難了：狗更多更凶，牠們不再像往日一樣的暗暗的追蹤，而是大羣的對人狂吠亂撲；吸血者羣的假面具已經扯掉，露出了青面獠牙，進行着公然的劫奪，公然的殺害，牢獄無限度的擴大，鏢鏢在日夜不息的趕造，善良的人像野草一樣的被粗暴的踐踏，正直的生命像灌木一樣的被隨便的砍伐……

前天，我親眼看見兩個不願參加屠殺自己同胞的內戰的兵士，被細繩着送往刑場。今天，××報載：一個孤苦的老婦人，因為僅有的食糧被搜括走而瘋狂了。

晚飯時，琳神情緊張的告訴我：他的朋友B君失蹤了。

就是這樣一個血腥的城，一個充滿着怨毒與仇恨的城。

「要摧毀呵！要擊碎呵！要復仇呵！」我像一頭受傷的獸，懷着要吞噬一切的暴怒，惡狠狠的敵視着詛咒着這個罪惡的城。

就這樣的，我常常陷在忿怒的激情裡，不斷的受着強度憎恨的灼燒。從這古城，我不能獲得

任何東西了，連最卑微的安靜都不可能得到。這些日子，我像迷失在雲霧濛濛的深谷裡！只是騷動、狂亂，無法平心靜氣去找尋出路。

今夜，我又不能安靜了。戰鬥機怪叫着從屋頂上掠過，像一隻巨手，在我的腦門上重重的一擊，我感到熱辣辣的，眩暈而脹痛。我推開了窗，在室內焦躁的踱着步子。

「在那遠遠的地方……」從窗口飄進來一句嘹亮的歌聲，像鑰匙似的，開闢了我遐想的窗子，我想起了遠方和在遠方的你們。這一刻，你們是和許多好同伴圍着野火在唱歌呢？是在矮小的茅屋裡以無比的熱情擁抱着工作呢？還是在鋼鐵的隊伍中向着罪惡的土地疾行軍呢……無盡的關於你們的場景延續着，延續着，於是洪的聲音飛來了：

「道路是遙遠而艱難的，不倦不息的走下去吧，向着勝利的明天！」

而流的話語也從塵封裡跳出來了：

「像江河一樣的永遠奔流吧，靜止的水會腐敗發臭！」

像閃電，使我看見了置身在茫茫暗夜中的我。我清醒的知道我已走上了最險惡的路的中途，不能騷動，不能狂亂，更不能停止或後退。需要沈毅然而猛鷲的前進！

既然航行在逆流裡，就要把穩舵，強悍的搏擊，既然面對着敵人，就要鼓起勇氣猛烈的戰鬥；既然在這條虎狼四伏，饑寒荊棘遍佈的路上，就要咬緊牙關，挺起胸膛大踏步的跨過去！

走，不倦不息的疾走！

終有一天我們會在壯麗的遠方相見的，因為所有的路都通連着！

一九四七 九·五

# 求友與尋仇

舒 蕪

諸位先生：

信和刊物都已到，謝謝。

這一期，先生們自謂「依然顯得虛弱」，從我看來，這只是自謙之辭，其實未必如此的。但可以說，說的是，文字多偏於「抒情式」的，就如擊石開山時碰發出來的火花，而非大槌和鐵鑿。這火花，給別處的開山者遙遙望見，則在這無邊的黑暗中，自然可以引發同類的歡喜，激動氣類的交感；而況正如魯迅先生詩句所云：「如磐夜氣壓重樓」，夜氣本身原就好比一座沉重的磐石呢！但是，倘使拿出來直接的，就是槌和鑿，以及槌和鑿的運用的情況，使志於開山者能有更實際的參照，我想，這是不比較更好一些？當然，在這樣小的容量之中，不可能要求太大太重的東西，但如生活的直接的報導，問題的發於具體歸於具體，論點的比較豐富，這些，又是否可能做到呢？我不知道刊物的實際的組織編排等狀況，不能說出應如何組織作者，如何編排文字的具體方法，只能提供這麼一點感想，聊供先生們參攷；希望先生們也想一想，總要使這空論能在實際中施用才好，是不是？

先生們希望我說的，大抵就是關於刊物的組織和編輯等方面的意見吧！可惜我全無經驗，說不出什麼。但據所知見，十年來國內的編輯者，是很有些可以師法的。即如「七月」和「希望」，那每一期就都編成了一個統一的性格，尤其那光輝的「編後記」，更如一根紅線，貫串了全期，使每一篇文字都更為生色，這已是衆所共見的了。前幾年，曾出現過「編輯專家」，鬚鬚這件事中有什麼一套秘訣，可以附耳傳授，也可以秘而不傳，誰學到了誰就可以變出把戲來似的。那有些什麼人，現在記不清了；是怎樣的秘訣，也不知道；有些什麼人得過秘傳，更無從攷察。但是，我想，大抵總不是那麼一回事，先生們也不會相信的吧！說來說去，恐怕還是要以編輯人的人格力量和戰鬥方向為重，只有憑藉這力量，這方向，才可以把作者和作品組織起來，而且組織到一定的方向上去。「泥土」的編輯，我看，基本上是不與那些「編輯專家」同調的，所以我這番話大抵可以被先生們了解，那麼，也就是這樣吧。

至於目前的生活和戰鬥中，寂寞與歡樂，懷疑與肯定，這問題就更大，更難說。偉大的精神戰士們的人生戰鬥，確如先生們所說，是可以使我們的這點寂寞變為歡樂的。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已能有較之前人更為幸運的機會，我們已能夠不從那些偉大的精神戰士，而且從我們周圍的萬萬千平凡卑微的小民，發現這種戰鬥，理解這種戰鬥，學習這種戰鬥。每一個平凡卑微的小民，他的一生，其實都可以是一曲鬥爭的歡樂的大交響樂，只看我們是否有這樣的聽覺，是否聽得見。從前那些偉大的精神戰士，是聽得見的，所以他偉大；正如一個偉大的音樂家，可以從一切，從天風，從海水，乃至從一道光，從一朵花，從一片雲的流行，從一隻鳥的啄食，隨處都聽得出自然的妙樂一樣。我們不要自期成為偉大，但在今天，我們要自勉，要向每一個愚夫愚婦去學習他的悲壯強烈的戰鬥精神。這是因為，第一，今天的歷史，第二，今天的歷史科學，都已把這種隱伏的戰鬥顯現出來，照明出來，我們倘仍然對之漠不關心，視若無睹，那麼，不說別的，就是對於這歷史和這歷史科學，也太對不住了。可以坦白的介紹的，路翎的小說，正是在這方面最有幫助的東西。我在解釋他的作品的那篇短文中，所說的只是作者自己的人生戰鬥一面。另外，他所寫的人物，也就正是這種，堅持着人生戰鬥的平凡的英雄們。看了他和他的人物，進而自己直接的去向人民學習，那麼，就會感受到一種英雄的呼吸時時處處與我們同在，我們就呼吸在英雄的呼吸之中；那麼，懷疑和寂寞也會減少下去了。偉大的精神戰士誠然偉大，但也究竟稀少，倘僅僅從他們那裡汲取力量，懷疑和寂寞真很難免；所以，為救治計，「轉益多師是汝師」，借用杜甫這句詩作為我們的箴言，或者倒很有必要。這意見，先生們以為怎樣呢？

精神領域裡的親近，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們，想起高爾基的話，「肚子餓的時候，即使烤得壞的麵包——也是美味的」，以及孟子的話，「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我們又更自警惕。當大家精神上都苦於飢餓的時候，我們，作為烤得壞的麵包，稍稍供給大家以果腹的資料，這情形，最易引致我們廉價的自滿，事實上也有這種危險萌生了。我們其實還不够得很，客觀上不够，主觀也不够，我們希望朋友們給我們以扶持，不希望把我們當作「完成」了的什麼「導師」之類。所以，先生們自謙為「剛上陣的孩子」，又要我「指正」等等，實在是不敢當得很。——這不是普通的客氣話，想來可以取信於

先生們之前吧。

舉起拳頭，却打不中一個敵人，這是我們往往都經驗過的。但其原因，我想，未必在於舉得不高或打得不準，而是在於常常根本就沒有把敵人之所在看清。中國的敵人，素以善藏善變善隱善遁著稱，即魯迅先生所謂「無物之物」或「做戲的虛無黨」。在這樣的魯迅的中國，我們大抵還是堅持魯迅的道路，從各種「虛無」之中捕捉各式各樣的敵人；正如從各種平凡之中尋求各式各樣的英雄一樣。說到這裡，就和上面的話碰在一起，先生們不難看到，求友和尋仇，這其實正是同一事之兩面了。

……但我又希望還是多登新作比較好些。至於我自己，可又一時寫不出什麼來；特意把這信寫得長些，先生們如以為可，就請用作補白吧！還有幾篇寫成了的短文，俟清出，即寄上。

撰祺。

專此布達，即頌

八月二十四日

# 碉堡

傅 鉞

今年三月，和朋友一道去八達嶺，在一個車站的混亂的人羣裏，我看到電桿木上懸掛着一顆剩下很久的人頭，是逃兵嗎？我們心裡發問。旁邊的碉堡裡的兵士正用凶惡的目光向這邊探視，再上面，長滿荒草的斜山嶺頂，也矗立着一座碉堡，有背鎗的灰衣兵士在那裡守望，不時鎗做勢命令行路人離開這個地方。旅行回來，又經過這裡，我沒有勇氣下車再看一次乾枯的人頭，也無法詢問被殺者的罪名，只覺得這種殺人示衆的方式是最原始最醜惡的，而死者的發亮的面孔，紫黑的血污的傷口，却一直印在腦子裡，使我剛受過寒外粗暴的風沙洗滌的心情變得沉重起來，我為這個死在變亂的時代，死在劊子手所裁判的罪名下的死者哀悼，連帶地我想起那所發灰的像攻莫似的碉堡，碉堡，是以人頭做為它絢麗的裝

# 編後記

從這一期起打算振作一下。篇幅是增大了，內容上也和前幾期有了極大的不同。既然是要振作，我們就都不免對這渺小的工作寄予一些懇切的期望，希望這小生命能成爲真正給人一點熱力的東西，能燃起一些連我們包括在內的不甘孤寂的人們的工作熱情，也希望在這夜氣如磐的漆黑的日子裡結識更多的同道者來共同努力。

也是和以前不同的，這一期有了兩篇小說。兩篇寫的都是平凡的事件和平凡的人物，但那通過作者強大的批判活動所顯示出來的真實的生命的呼吸，洶湧的生命力的波瀾，我們是不難從這裡面感覺出來的。長詩「城市的呼喊」，那是滿腔熱烈的怒號，那呼喊那咀咒那叫笑，是強大而又雄辯的。「文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一文，是在快半年多前寫作的，具體的情形也許變了，但這些蛆蟲們的本性却還是沒有變的。這裡所接觸到的僅是這些蛆蟲們的本性的一面，實際是要複雜而微妙的。而且這裡的「集團」，有的僅是幾位所謂「小醜囉」的人物，實際也決不止這些的。編好後回頭看看，覺得這期評論的文字是過重了一些，但也沒有辦法可想了。

那麼，就先這樣和讀者們相見了。

四七年九月十三日

飾的。我討厭碉堡，因爲它象徵戰爭和死亡。事實上，碉堡並不顧及我或者更多的人的詛咒，一天天多起來，在鐵道邊，在鄉村，甚至在廣闊的熱鬧的城市的行人道上也建立了這惹人厭煩的東西。碉堡整齊地排列在中國的土壤上，佔據了種植穀物的地方，佔據了人們居住的地方，像螞蝗一樣地，在吮食着人民的血液。

前些日子，姪子由鄉下來信說：「這裡修碉堡，所需人工材料全由民戶攤派，沒有磚塊拿出來，那就只好拆房。有人拾磚砸壞了腳，走不動路，還被他們打了一頓，我很憤怒，碉堡是爲防禦誰而建造的呢？」我沒有法子回答這十五歲的孩子寫來的問題，我們老家的日本人姓的碉堡是去年春天剛拆掉的。現在，對於我們故鄉那些安分的農民，那些跋涉過苦難的行程的人們，碉堡又成爲一種沉重的負擔了。碉堡是用他們的骨架爲基柱，以他們的血液爲灰泥而建造起來的，當然，那裡面，還應滲有他們的眼淚和憤怒的火焰，說不定那一天就會炸起來的。

我還記得起去年回家時，那些有着善良的心腸的農民們爭着問他們的生活將來會不會好起來。我沒有回答，而愚蠢的放火者却代我回答了：用炮火，用碉堡，用血。

有人拚着性命在建造高塔，却爲的是使自已從這塔上跌下來，有人在修碉堡，也是給自已修造坟墓。不管是灰色的還是赭色的，不管是磚造的還是水泥的，到人民的憤怒爆炸的那時候到來，碉堡會隨着轟隆的聲音變成碎片飛向天空。那時候，中國的土地是多麼乾淨啊，是這樣的，沒有碉堡，也就沒有了戰爭。

胡風先生編選 人民戰門的詩聲

七月詩叢 (第一集)

我是初來的	胡風 (選)	五、〇
向太陽	艾青	二、〇
為祖國而歌	胡風	二、〇
旗	孫鈿	二、五
給戰鬥者	田間	八、〇
無絃琴	亦門	三、五
醒來的時候	魯藜	四、〇
預言	天藍	二、五
躍動的夜	冀汭	三、〇
童話	綠原	三、五
意志的賭徒	鄭荻帆	二、五

九十) 著庚式書 譯英呂 : 金涅奧·根歐

品作的大偉部一第上史學文國俄是書本。書全科百的活生國俄為稱基斯林柏家評批附，譯全接直文俄從者譯。高愈芒光，久愈前，印精本大五十二，種多料資究研及釋幅八圖插版銅加中，像畫版色三人

四) 著志梅 : 記仙求人麵小

對，句詩的新清素樸，話童的長深義意，詩的茂並文情是人成對，事故的手釋不愛是。幅五圖插的出傑及面封作谷

四) 著風胡 : 草源棘

一傷撫面一。集文雜的情抒底者作是書本明能，源根的思想的面裏件事小出掘能。戰酣。相本的惡醜的面下頭花小

五元七) 著風胡 : 子日的逆流

在統傳藝文新。集文論評批的近最者作。樣怎了生發，展發的樣怎了有中程過利勝的承繼想思藝文當。判批的切懇了下者作，向。烈痛得顯更判批的者作，天今的亂

七月新叢 胡風先生編

饑餓的郭素娥 (中篇小說) : 路翎 六、〇元

震動了大後方青年讀者的中篇小說，為青年作家路翎的力作。這裏面「展開了勞働、飢餓、痛苦、殘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愛、夢想所組成的世界；在那中間，站着郭素娥和圍繞着她的，由於她的運命而更鮮明地現出了本性的生靈。」前冠胡風先生長序，對作者與作品有深切的說明。(四版出書)

劍的路向 (批評論文集) : 胡風 六、五元

在本書裏，作者指出了文化發展與文藝發展的特徵和方向，他從最高的理論水準上解決了創作方法上的原則問題，他對於幾種基本的文藝形式提出了扼要的指示……從實際問題引出理論上的要求，所以理論是活的，既能引起讀者對於理想的熱情，又能使讀者對於現實問題得到銳利的分析力量。(三版即出)

第七連 (短篇小說集) : 東平 六、〇元

英雄時代產生了英雄的史詩，作者用鋼鐵一樣的筆鋒寫出了戰鬥的旋律，在這裏面，人民的痛苦，人民的憤怒，人民的信仰力量 and 犧牲精神表現出了諧和的交響。東平為人民的解放而犧牲了，但他的作品永遠不朽。(上海新版出書)

青春的祝福 (短、中篇小說集) : 路翎 一四、〇元

作者抱着蓬勃的熱情，向時代突進，向人生突進，在勞働人民的搏鬥，殘害，友愛，仇恨的合奏裏，我們看到了時代底青春。在戀愛追求的痛苦，懺悔，犧牲夢想的合奏裏，我們看到了人生底青春。(上海新版出書)

預 財主的兒女們

讀者盼望已久的路翎先生的一百萬字的大長篇，現代的

版出社望希 行發總店書活生

(六七一四箱信) (號六路南)

上列各書照基 本定價二千倍 發售。直接向 本社郵購，八 折優待，航空 掛號費另加。 五百元以上郵 票通用。匯款 請寄上海忍有